

K 247.4

W 12

紅心中心

王夢鷗 著

獨立出版社印行



紅心草（三幕劇）

春天

淪陷區的××城

城中，一處荒僻的土坡，荒草叢生，破爛的磚瓦，散落在地，幾間破爛的平房，牆上貼着幾張殘缺不全的告示，高高低低地懸着。本來是荒僻的土坡，做了軍用車道，而駐軍的泥路，也時被對敵曲折的深巷……不遠也剩有一間殘廢地，十分頑固地保存着本來面目，環繞——至夾擠在許多新住宅的邊旁。亂草已長得密密的，鋪上去的，滿園沒秩序的野萊亂草，在這多雨季節里，就放肆地爬上人家的牆壁。

這地方，好久沒人耕種了，周圍一幢幢破爛而遙遠的建築物，自從失陷之後，多半是朱門深鎖，新圖案的欄杆堆着烏雲，沒炸毀的樓上窗戶，往往叫蜘蛛網代替了紗門。……陰曆的晚上，很不容易從這一帶黑壓壓的屋影中找出一兩個透光的窗眼——除了靠近油路邊旁的幾間住宅。

這是一座相當寬大的混凝土建築物，原主人在大屠落成不久——還沒有仔細地裝修——就匆匆地離開，剩下他，在砲火里閉關了將近一年，慢慢的由穿窬的小賊引到一

紅心草

第一幕

幕前。幽暗的室內，燈光微弱，顯得格外淒涼。一個孤獨的人影，在黑暗中徘徊。他手中握著一束乾草，那是他唯一的財產。他的目光落在牆上的一幅畫上，那是一幅描繪著繁華景象的畫，但現在卻顯得那麼遙遠和不可及。他嘆了口氣，轉身走向門口，準備去尋找新的希望。

第一幕 第一場 門前。一個男人，穿著破舊的衣服，正準備出門。

第二場 門內。一個女人，正坐在桌前，看著一本舊書。

第三場 門外。一個男人，正走在荒涼的小徑上。

第二幕

第一場 門前。一個男人，正準備出門。

第二場 門內。一個女人，正坐在桌前，看著一本舊書。

第三場 門外。一個男人，正走在荒涼的小徑上。

第四場 門前。一個男人，正準備出門。

第五場 門內。一個女人，正坐在桌前，看著一本舊書。

第六場 門外。一個男人，正走在荒涼的小徑上。

第七場 門前。一個男人，正準備出門。

蘇蘭英 囚犯。

朱巴者的衛兵甲與乙。

晚上七時左右，在馬公館中。

是西式大客廳後面一間休息室，左右各開門，左門通入內室，右門通到外面的走廊連及上樓的樓梯口，左壁裝着壁爐和右牆上的窗戶遙遙相對，窗戶上垂着綠呢窗幔，下面一張絨絨的長沙發，被磨擦得有點放亮，一對橘紅的蠟枕，乾縮地伏在上面。和這配成一套，還有兩張藍絨小沙發，站崗似的，分據壁爐的兩旁……。這以外沒有更多的陳設，除了一張小圓桌在大小沙發的半中間。

正中是一列鋼、玻璃門，劃出這休息室和後面（該說是前面），大客廳的地界。玻璃門全部罩着一層水色的輕紗，堵住了人家視線，明知道後面是個大客廳，而看不見客廳裏的一切。

幕開時，這休息室里的光線很微弱，大廳里輝煌的燈光，帶着動亂的人影，一古腦盡到排門的輕紗上，可以看見一雙雙按着拍在扭動着的人影，也可以聽見夾在一陣陣哄笑中的華爾茲樂聲。

半晌內室門中溜出一個人——阿保——匆匆地打開正中玻璃門進去，不知道他進去說了一陣什麼，突然留聲機上的樂隊停奏了，一羣跳舞的人們，被驚動似的圍攔

裏，落下一團黑簇簇的影，投到牆壁上。樣子十分嚴肅，關心地互相探問的聲音，碎碎的脚步，碰倒的椅子……混成一片騷擾，——忽然，又不約而同地沉默着；中間得出一兩清楚的聲音。

聲音（阿保）：外面又要戒嚴了。

衆人的聲音：什麼？又戒嚴！

聲音（阿保）：是！聽說案情大着呢！

（接着又是一陣亂哄哄的人語響）

第一個聲音：我得先走！

第一個女人聲音：小張，送我回去。

第二個女人聲音（君心）：不要緊不要緊！這才七點半，還可以玩一會兒！

第一個女人：不，密司卜！我們待明兒沒事再來。

第二個聲音：朱麻子叫戒嚴，不是好玩的，快點兒走吧！

衆人嘈雜的聲音：再會！密司卜，拜拜？看見我史的克沒有？……走吧！走吧！……快點兒，快點兒！

兒，唉！說什麼，嗚嗚嗚！……小曼，明兒見；……明兒見！……

（後面一陣烏獸散，停一會，從大廳里走出一個女人——卜君心，二十四五歲，穿的肉紅色的時裝，豐腴的臉龐被化妝粉像一只透熱的蘋果，白里透紅，紅里透香。她背

機緊隨着一個中年男子，一身整齊的西服，光亮的頭髮還電燙着波紋，尖尖的鼻子下留着兩抹鬚鬚，唇白臉，黑眼框，整個模樣，模倣着好萊塢的風流小生。如例地，手裏也拿着一根小小的司各克——他是卜君心的私人歌舞指導，叫做老李。

李（不放心地踏進一步，挽着君心）卜小姐！剛才你那個當差進去說的——不見就靠得住吧！

君（笑一笑移開）我這兒的情報，絕對準確。可是，不知道這會朱麻子幹脆又戒嚴。

李（失聲）？

君（這兒的聲調變長。你不認識？

李（哦！你叫他朱麻子，我一下倒想不出來。（突然發笑）哈哈！天知道，那一臉的「天花」啊，哈哈……

君（坐下）老李！你是說他醜不是？

李（進一步）嚇！我的小姐！全世界，怕也只有他那付尊臉，算是挺——挺那個，挺難看的？

李（對！（旋個身又立定，瞧着君心不愉快的臉）怎麼？

君（冷淡地靠到沙發背上）沒什麼？

李（拿手杖的把子承托住下巴，瞧着個半副）哼哼哼！（移開）

君（起立，自語）可他什麼都好，就那付樣子——

（李在旁偷偷地瞧她一眼）

君（走向他）老李！要學他樣子變得好看點兒，你覺得他這個人怎麼樣？

李（最少也）變個帶條子。

君（不！我不喜歡希佛萊那樣的男子。噯！泰倫華納倒差不多。

李（像我呢？

君（搖頭）你只配教我跳跳舞，連你的那一手胡琴，我都覺得有點落伍。

李（那是你父親要學，我胡亂教他幾句，這不算我本事，其實，Lino. Klein 那一位不會？

（此時阿傑——一個五十多歲的老用人，禿頭，油光面，尖尖的嘴唇上，胡亂地長着

保（小姐！各請司令太太給您電話。

君（什麼？

保（說這八點鐘，東洋婦人訂約您去開會。

君（自語）八點鐘？（看手錶）啊，時間這就到了。（轉身要走又回頭）老李！你走不走？我開車送你回去。

李

保

君

保

李

保

李

保

君？

（李）李元生！老路這兒，你怎麼不來？

（李）我就先走了。（向阿保）阿保，那汽車大預備着，我上樓換件衣服，就打前

面下去

（李）

（君）心快，同棉門門走去。

（移近阿保）老爺可起來了沒有？

大媽也知道了，（李）你給拉孩子。

那就可以進去了？

（李）不，把管他一眼，進去！

（李）揮着手杖，對內室門整頓一下領結，大步進去。

（阿保）走，到石邊，拉車，往外叫。

車夫！車夫！（不見回答，轉身）嘿！簡直是叫他不聽！（望着室中，一連不順眼）

（混賬！這兒燈也不給開開。）（移近阿保）阿！這兒小公館裏不是我阿保跟老爺幹什，

不知道還得什麼樣！（李）（走，到燈室中更換明燈。）

（阿保）轉身走向大廳門口，突然，外面有人急急地推門進，阿保點點頭，沒說話，他

一步，定睛看：進來的是個汽車夫，三十上下年紀。濃眉，大眼，臉上筋肉十分結實。
頭上包裹着一條白毛巾，上面還滲出一點血跡。

啊！媽的——你！

怎麼！你剛才果叫了我不是？

哼！我那兒敢叫你！

我聽小蓮說，你在叫。

小蓮不說，你還不進來？媽的，你到這兒的什麼，鬼鬼祟祟的整天在外面跑。

請你管不着。

（恨恨地瞪住他）我管不着？你媽的！看你這個樣兒，還像呆這兒混事兒的麼？

（不耐煩）你有話就說，別這麼搭七搭八的！

我說——（突然看見他頭上有血，逼進）這叫誰打了，還流血呢。

（拿手摸摸頭上，退却）反正不干你的事兒，

不干我的事兒？媽的！你叫誰打死了小——緊，可別把這兒卜公館的名譽給弄糟了。

（移開）哼！卜公館——正對他——沒事兒，我走啦！（說走就轉身走）

（急追上一步）等着——（汽車夫站住回頭）這個——顧兒，算你開汽車的神氣！可你知

道今晚上的消息？

我（注視地移近一步）今晚怎麼回事？
保得小心着！（移開）

我（亦後面瞧了他半晌，咽氣移近）
你到底要對我說些什麼？

保（看了他一眼）小心朱廳長跟着你走。

我（不順口）朱廳長？那兩廝子是不是？他怎麼——

保今晚外面還嚴——哦！你叫他廝子，你敢！敢！

我（暗笑）哼！我跟你小姐學着叫的。（接近）怎麼？你說他要抓我？

保今晚你若在外面閒着，他不逮你？媽——！你算個老幾。（說着移開）

我（嘿！我知道，今天巡走了一個緊犯人，晚上又戒嚴，可我不出去就是。——）
保這會無要你去。

我你？

保小姐晚上還請婦人會開會，還小聲我快點滾？

我（你這才說出來，媽的！）（恨恨地瞪他一眼往廳外去）

保（目送着他）哦！王八蛋！你膽老爺不起！

（這邊，內室門暖出一個卞世仁——五十多歲，冬瓜臉，氣色是白黑發青，吊死鬼眼）

「你這金牙，」他笑着，把金牙取出，把金牙放在嘴裏，把金牙咬得發響，又發響。他

卜 (一) 觀音 (四保) 你來這兒幹麼？ 門戶候着！ 看見衆廳長駕車， 就先來接新戰。

[illegible]

（咳嗽聲）（聲門口說）你個幾還是唔老件，還冇育衣好！

你？嘻嘻！這兩天看樣子，還
唱花腔合適。

花臉？嘻嘻！請我知道，我不是花臉的。可東洋人，他不懂，又愛聽，谷崎司會當

「我要我喝得衣（搖頭）沒辦法，你就陪我逛一段——」
——貴妃醉酒。

第一去「極端」？

「明天姓任的一批人就運到，軍部叫我給主持個聯歡會，大家都有節目，我不能不也來一個。來！你先起一段謠，試試看，醉酒。」

(李杜湖澤，卜一嗽，肚鼓，起立)

(上略一略，略不上市)

卜 唉！到底不行。

李 那兒還有一箇花柳聖藥！

卜 那兒！各處藥材，這大藥房，好容易不唱？（嘆氣）再來！我拿做王配主，也許會好一點兒。

（李又拉胡琴，卜又唱兼做）

（李吃力地拿胡琴拉着，跟不上去）

卜 （突然停）！怎麼？

李 噯！跟不上！——（胡琴跟不上去）

卜 唉！跟不上也得跟！別叫東洋人看我一個銀行家，連這點小玩意兒都不會。

李 難道這真是定定的？

卜 當然！我們跟着日本軍部在這兒做官，他們要什麼，能不依他們意思麼？

李 是！是！（又拉胡琴）

（卜忽然止住他，二人靜聽）

（大廳里一個人進來的聲音，接着，門開，和蘭阿保）

！ 幹什麼！

保 朱德去還接到，倒來了一位牛老爺。（遞上名片）

卜 啊！牛參事官，請到客廳來。

保 是！（退出）

李 （吐口氣，拿小手的抹汗）卜經理，今晚上面又練不成了。

卜 這是你不幹呀！回去把胡琴練好！明天再來。

李 是！（裝胡琴，袋，拔起小枝走，內聲）

（這一邊，中門窗簾開起，先進是一個紅頂瓜皮帽，接着一付滿是綢紋的牛參事官的臉。瞥見卜何仁，臉上的綢紋就積聚得更多）

牛 啊！您好！（整頓身子進來）

卜 （拱手）托福！（延他進來）

牛 （對室中作個搖鏡頭的姿勢）噫，噫！這房間又是一種佈置法，（指室中陳設）這算是新派嗎？

卜 那兒說得上佈置！不過小女，她喜歡這麼着。索性讓她去。您看見（指後面）那大客廳不是也給弄得跟跳舞場一樣。

牛 是是！一派新氣象！（接近）聽說您小姐跟朱廳長，不日就——

卜 （延他入座）日子還沒定，大概總快了吧。

牛 （連忙拱手，邊就座）恭喜！恭喜！卜經理！不是我不會說話，您這一門親事，真

的！

怎麼樣？

牛 天下第一難！您小姐再也不想看這門當戶對的人家，除了我們這兒說成的綏靖廳長。

牛 嚇嚇嚇！

牛 還聽說朱廳長官到這兒來的是不是？

牛 少則一天一次——

牛 這一來，你跟軍部就更接近了。

牛 那個不在乎他！各騎司令跟我也是上十年的老交情。

牛 是！那還是您在大連的時候！

牛 那還要早兩年。

牛 嘿！老交情！可這一來，您跟他就親上加親啦。

牛 嚇嚇！也可說跟各騎是兩親家，哈哈！

牛 客氣！誰不知道朱廳長是各騎司令官嫡嫡親的乾兒子。「親家」！沒法子否認的！

牛 哈哈！是！却之不恭。

牛 朱廳長今天又來過了把！

紅心亭

卜 今天，這道孩子忙得連飯都忘了，待會才能來呢。

牛 游藝隊？今晚上海戲院爲着這回麼？

卜 他昨天通一回電話，可沒說清楚，我想總是在這里頭。

牛 是！（移近去）昨天上午銀行里裏，恰好那屋人多，有幾位同志不大認識。

卜 那也不是外人，是！我知道（貼近他）你可有什麼消息？

牛 嘿！沒什麼。就是那汪老八又給我一個電報，說明天下午一點到，希到碼頭上接。

起，謝謝！

卜 哦，這個！真不是反對鋪張的麼？

牛 是！軍方也反對，我也反對到碼頭上歡迎他的。不過他既有這意思拜托我，我

只好請朱副官派兵到碼頭，保護他。

卜 嘿！（低頭）

牛 聽說最近外面風聲又不好，所以特地來跟您商議商議，朱副官待會準來麼？

卜 總！（一想）可也不一定。

牛 來了，我待會還和曉連一談，說我牛某找他一個下午，沒找着。

卜 當然！

牛 那這就（起立拱手）拜託了。

卜 豈敢！「躍着起立」不多坐一會兒？

牛 不多想過了麼？（一換位置，笑着說）我還帶備上春花那兒去一遊。

卜 唉！聽得你們用着這打打火熱的，是，是？

牛 那兒的話！這場伴戲罷了！（低聲）待會你也去，怎麼樣？

卜 還在家裏？

牛 是！今晚上一還到了，大發大落，松本顧問官他倆，有個小小的約會。

卜 嚙！行！我就在這帶着一品紅跟你們候候罷。

牛 一品紅，歡迎！（轉身多步又回頭）嚇嚇！那我先到那邊候着。

卜 待朱德長本來了，我一溜煙。

牛 是！那時候先發動給他一提。（走出中門，回頭攔住卜世仁）別送！

卜 好！我送卜世仁回門兒！

（卜世仁轉身同阿保一起進去。同時門外一陣汽車響，又從內室中趕出阿大、阿二）

卜 阿保！（一而阿保已急看外面汽車聲）

（阿保在門口，急看外面汽車聲，走進來）

卜 阿保！是不在家裏？（急看外面汽車聲）

（阿保在門口，急看外面汽車聲）

紅心草

三

卜 君薄幸！

保 是！（走出大廳門）

（卜世仁連忙拉褲一下衣服，雙臂交攏，走至廳門口等候着）

（大廳里響着一陣皮鞋聲，卜世仁立刻打開門，自己讓過一邊，漸漸門右出現兩條腿，漸大連，全付武裝，躍進地一雙腳踏來，背後鑽出一個阿保）

（望了廳中半晌，又對衆人）怎麼？廳長！

衛兵甲：廳長公事忙得很！叫隨員弟兄先走一步。

卜：唉！（半個心，轉問阿保）請弟兄們外面用茶！

衛兵乙：（帶着了阿保一隊）用不着！（大搖大擺地進來，又轉臉問甲）我們就這兒坐坐吧。

（擺開沙法，鋪一屁股坐下。甲跟着坐到旁邊）

（卜世仁望着，無可奈何地，咽口氣，又對阿保）

卜：（等半來廳長來了，到書房里面我！（說着匆匆入內室）

保：是！（自送卜世仁進去，就過來跟衛兵甲乙搭訕着）二位辛苦啦！

乙：什麼？不覺得沙法舒服，就斜躺下去）

保：（轉頭）廳長快來了嗎？

甲 沒準兒！這會正辦着呢呢。

保 這回時候還辦呢？

乙 （聽着）我們這這這這，那你們們舒服！（帶過臉去）

保 （向甲）是不是這這這這那犯人跑了？

甲 這案子可鬧大的呢！

保 怎麼的？不是聽已外面已經戒嚴，搜捕他們了麼？

甲 可你知道這是個怎麼樣的犯人？

保 是什麼樣？像長不是？

甲 沒法出來，誰知道這倒是不是。

保 （點頭）是！

甲 我奶奶！真不容易逮到。今天下午又叫逃了，我廳長就爲這個事兒，一直生着氣。

保 嘿！這料我也會生氣的，不過你知道得清楚點兒，到底今天下午怎料地逃出來了。

甲 怎樣逃出來？我一個弟兄剛要逮到死囚牢裏提他出來，沒想到那小伙子，也學得

武藝，奶奶！我那個弟兄瞧不冷子，給他這麼（做姿勢）一彈，彈去七八丈路

保 啊！這叫彈腿！我跟着老爺在大連的時候，也學過一點。

甲 （看他一眼）你？

保 囉！（閃避地）那個弟兄給摔下去，後來就趕他不上麼？

甲 哼！你說得便當！我那弟兄，給那末一脚，打心窩兒踢陷進去，死都死了，還能追？

保 唉！（側臉自語）潭腿，媽的！好潭腿。

（阿保望着乙，乙在打磕睡，甲跟着看乙一眼，帶興地搖撼他）

甲 噲！你怎麼啦？

（乙當做睡長來，嚇一跳，起立左右看一看，見阿保，老大不痛快）

乙 你媽的，見鬼！（又坐下）

（阿保給罵得往後退）

甲 你打磕睡怎樣還怪人家！

保 讓他歇着，我們說我們的好啦。

乙 你們都說的什麼事兒？

保 噫！說今天給逃了的那個游擊隊。

乙 什麼？那小伙子，你跟他認識？

保 （極口否認）那兒！那兒！講笑話！

乙 那幹麼說這話？（靠下）你幹麼不說說，你小姐，跟我聽長的事兒，到底怎麼樣呢？

甲 對！我倒忘了！（對阿保）你小姐什麼時候賞咱哥兒倆一杯喜酒喝？

保 哼！這個——！我得問問老爺。

乙 告訴你，我們陪廳長這麼跑來跑去都快半個月啦，幹麼你小姐就這麼不痛快，要嫁不嫁。

保 是！我也在着急。

甲 老實說，我廳長上這兒才是你們的福氣——

乙 可不？要是他還呆東北的時候，隨便那個娘兒們給看中了，抓回去早就做個太太了。

甲 聽說你小姐是個什麼——什麼——還跟東洋老爺有親戚，是不是？

保 嗯。她在東洋住過的。

（甲乙彼此交換個眼色）

甲 怪不得！來頭次着呢。

（外面響起了一陣汽車聲，衛兵甲乙都霍地起立。阿保急急地往廳門口望一眼，轉身跑進內室，甲乙彼此扮個鬼臉，分站到廳門兩邊，外面一陣皮鞋聲，乙拉開玻璃門，門中出現了一個怪模怪樣的人——朱巴者。四十上下年紀，一張大黑麻子臉，哈巴狗鼻子，兩片豬肝樣的厚嘴唇，斜斜地安置在刮不盡的鬍子當中，粗眉，三角眼，高大身材，頭戴一頂鴨舌帽，上身黃色軍服，下面穿一條大花呢的燈籠褲。腰間黑皮帶掛滿了子彈，兩桿左輪手槍，插在左右腰間。昂然直入，左右看一眼，衛兵甲乙悄悄退

（走下）

卜（走下）

朱（進來）（看見的書）（到門口，對你不住！）（摘下帽子擲在圓桌上）

卜（延他坐座，邊遞煙）外面全佈置好了吧？

朱（夾過香煙坐下）全辦過了，沒有事兒！（卜世仁替點煙）

卜（陪在一旁坐着）先您打來電話，我跟你嚇一跳，後來又替您高興。

朱（吐口煙）怎麼說？

卜您不是派隊搜了麼？

朱（哦！）今天晚上，要麼去挨戶的搜他一搜。（起立環顧室中一下）卜小姐？

卜（哦！她？）（陪着笑）剛剛谷崎太太叫開會去了。

朱開會？

卜是！東洋婦人會，嚇嚇！她現在是個籌備員之一。

朱（掃興地踱到一邊就坐又起立）這不行！

卜（連忙跟上去）怎麼？

朱我剛出來的時候，外面戒嚴啦，待會她怎麼能回來？

卜（滿有把握）不要緊！她身上帶着我名片

朱 你的？不中用！今晚上除了軍部跟級靖廳的人，誰也不准走。
卜 啊！我倒忘了，這——

朱 （笑一笑緊）不要緊，有我。（踏上幾步，向廳門外）來人！
門外衛兵甲乙 有！

朱 你坐我汽車上東洋婦人會，接卜小姐回來！
甲 是！

卜 （跟上對衛兵）要是路上盤問，你們就說是廳長家眷得了。

（衛兵甲轉身出去，朱巴着滿臉高興轉回來）

朱 嚇嚇嚇！說我家眷，好點兒。（找個座位坐下）

卜 （跟過來）當然！今晚上戒嚴到底跟平常不一樣——

朱 外面那兒是戒嚴——

卜 那——怎麼的？

朱 今晚上我們把四城封鎖起來，隨便那兒都叫東洋軍隊給守着，再挨家挨戶的搜。

卜 哦！外面在挨家挨戶的搜了？

朱 嗯！一個也不給放過。

卜 當然！這城裏面就有十萬八千遊藝隊，這回。總也逃不過巡手里。

朱 不該這麼一下，媽拉巴子。簡直反了！——哦，你要辦財政長的事兒，我跟我乾老子說過。

卜 谷崎大人的意思。

朱 嚨！他說還要等一等。

卜 是！（扶向他）不過這要全靠您——

朱 算不了什麼！嚇嚇嚇！

卜 您告訴過他沒有？最近我們發行的鈔票，有點兒銷路了

朱 知道！

卜 嚇嚇嚇！要是他知道這我對於金融的辦法，就好了。

朱 祇要你不着急，這財政長的事兒，包在我身上。

卜 是！是！

（朱繞着踱一圈，突然站定，望着廳門，外面一片汽車聲）

朱 該她回來了吧？（說着大踏步向廳門口，拉開門，一會兒廳中走出卜君心——她披一

件灰色外衣，裹着一身大紅袍，笑盈盈地手拿小皮夾，踏着舞步進來）

君 啊！朱先生！

卜 （迎上）怎麼！東洋婦人會不是早開過了？（歪個喇叭）

■ 嗚！開過會。谷崎夫人請我們上她家，本來飯後還有搗茶舞會，要不是朱先生叫車子來接——

朱 （前進）今晚上特別戒嚴……

君 我早知道，聽說谷崎司令官很不高興，你今天把要緊的犯人放跑了。

朱 是！他媽拉巴子——

卜 （煙簍上來）君心！你陪廳長談談，我要進去抽口煙……

君 不！爸爸，我還得上樓換件衣服。

卜 那你先上去就來！

君 嗚！（轉身向樓梯門口急步走去）

朱 嚇嚇！（搓手踱步）她真行！

卜 不懂事兒！

（此時阿保又從內室走出）

保 老爺！電話。

卜 那兒打來的？

保 牛——牛參事官打來的，說是要緊的事兒，請老爺上他那兒去一下。

卜 嗚！嗚！（對阿保）看幾點鐘了。

保 是！（遞去）

朱 牛參軍官？是那個翠花的相好不是？

卜 是，是！

朱 他會有什麼要緊的事兒？

卜 嗯！要緊的。哦！今天下午他就想見見您，可沒找着——

朱 找——我？

卜 嗯——（挨近）他說那汪老八一夥人，明天一準到，還想請您——多派幾個人上碼頭，保護他們。

朱 （移開）這軍部沒命令。

卜 是！他私下跟您商量，要我給講個面子。

朱 胡拉巴子！那姓汪的到底是個什麼東西，你可知道？

卜 嗯！那——那是個——光棍，沒什麼。

（阿保又出來）

保 老爺，十點一刻。

卜 （着急）啊！叫汽車夫預備着。（阿保點頭退）

朱 你這就出去？

卜（陪笑）嚇嚇！要緊的事兒。這兒想跟你請個假，我叫那孩子下來陪您，行不行？

朱 嫌？（想一想）行！

卜（接近）今天晚上我不回來，你就跟她——

朱 跟她？

卜（邪笑）哼哼！跟她隨便商量，商量吧！

朱 嚇嚇嚇！

（卜世仁笑着轉身，廳門口又進來了阿保）

保 老爺！混賬——

卜（生氣）什麼！

保 汽車夫，又沒看見了。

卜 豈有此理！找他來！

朱 找他來，你路上也不能走，還是叫我汽車送你一趟吧。

保 是！外面殘廢，老爺還是坐轎長汽車，方便！

（一陣樓梯響，君心換穿一件深紅色衣服，從梯門口出來）

卜 嚇嚇嚇！（對朱）又得麻煩您——（瞥見君心）好！（移近他）今晚，我不你就待這兒，怎麼樣？

君 (進前) 怎麼？怎麼？怎麼？

卜 (轉向她) 有點兒要緊的事兒，得出去。你就陪陪朱廳長。(向阿保) 進去拿幾輯皮包到外邊等着！

保 是！(又問) 要小的跟去麼？

卜 跟我去！

朱 (阿保「是」的一聲，進入內室。卜和君心來麻子二人笑一笑)

卜 你們倆替我談談吧，我這就(對朱邊監首遲遲)失陪，失陪！(匆匆走入大廳里)

朱 (看他出去，望了地一下，笑) 嘩嘩嘩！(上前扶過她，二人同走回來) 我們倆親，親熱！

君 (揮開) 不！我們得互相尊重，互相友愛，是不是！

朱 (大樂) 有愛？哈哈哈哈！我跟你早就有了愛，你呢？

君 不，我說的是朋友的愛，您別誤會。

朱 (隨著半天聽不懂，強笑) 哼哼哼！卜小姐，我是沒讀過書的，老粗，不懂那麼一堆文明詞，要是你肯，就痛快一句話——

君 一句話？

朱 (點點頭) 說一句，你嫁給我，不就得了？

君（倒抽口冷氣）哦！（笑着）像現在這樣，我們不是玩得挺好的？

朱 嗯！這不夠痛快，要你做我太太。

君（略遲）嘻嘻！朱先生取笑！我那兒配稱這個。

朱（沉下臉霍地起立）哼！你又說這個話！

君（咳一跳，起立）啊！您坐着！坐着！您這麼來，倒嚇得我連話都不敢說了。

朱（又坐）好，好！你說！

君 我說——哦！我剛忘告訴您一件事。

朱 什麼？

君 今晚上茶舞會我還担任個節目——

朱 這我不喜歡！

君 可是，你聽過就愛聽，這是最流行的一支西班牙曲子。（跟着就唱起來）

（朱巴着聽一會，把煙屁股往地下一扔，站起）

朱 得了！這洋腔怪難聽的！

君 那您喜歡聽什麼！我唱給您聽，好不好？

朱（移近）嚇嚇！我就愛你說話。

君 我說話？

朱 哪！說你嫁給我。（逼近）

君 （退）哦！這不跟您說過了？

朱 那兒！你那說過。

君 不說過我是獨身主義者麼？

朱 獨身？這到底是個什麼意思？

君 您連這個都不知道？

朱 嘿！懂得。（移近，低身）是不是跟北京新民會差不離的玩意兒？

君 噲噲！

朱 不是？

君 嘿！還是說我永遠不嫁人的？

朱 不嫁人？（一下抓她手）你說的？

君 是！（掙退）我沒兄弟，要陪住我父親一輩子。

朱 就光爲着這個？（放手）這還不容易？只要你嫁我，我不就是你父親兒子？

君 （移開）不敢當！朱先生！叫谷崎先生知道了，不好意思。

朱 那算什麼？反正他是東洋的。再說，我生下來，我媽就說不出誰是我父親，後來連她都死了，父親母親，還不是由我自個找？（逼近）只要你肯答應！（她退，又逼近）

你答應！

君（遲遲不肯答應）……（冷笑）……我還有話兒說不出來。

朱（上前一步）……

君（你別靠近我！）

朱（又上前一步）……等了快十天了麼？（認真地）告訴你：我姓朱的要個女人，從沒等過這麼久。

君（轉笑）……瞧你還付神氣！

朱（恨恨地看她的笑臉，又歛下去轉身自語）媽拉巴子！終歸要嫁人的，幹麼不痛快點兒……

君（哼！）

朱（轉身，互說半句，突然跑過去）你不？我偏要——

君（掙扎，突然發覺他衣服上）……！這什麼？

朱（放手看自己胸前）什麼？

君（指他胸前一個紅色痕）哦！那是口紅，女人嘴上的口紅？

朱（看了她一眼）女人的——

君（帶點醋勁兒的扭身退）哼！

朱 嚇嚇！女人就愛找小地方鬧別扭。（又看了自己胸前一眼不好意思）媽拉巴子，這到底那兒沾來的？（還低頭扯起胸襟送鼻子上，聞一聞，點首）嗯！對她！我剛到愚安所走一次，媽拉巴子！誰知道貼上了這個。

（此時後面廳門被打開，衛兵乙從外進，朱轉身喝住）

朱 幹什麼？

乙 軍部派人送來公事，說是要緊的。

朱 拿來！

（乙進來遞上一函，朱拆開顛來倒去的看了半晌，又偷偷地瞟着君心一眼，傻笑）
朱 嚇嚇嚇！（移近遞過信件）念給我聽，好不好？

君 我可以看的麼？

朱 不要緊，你先看看是怎麼回事。

君 （接紙來看）上面稱呼要念不念？

朱 （不耐煩）有字兒全給念出來！

君 嘿！（讀信）巴者吾兒親覽：據報告城中大批支那游擊隊埋伏，且有黑牌汽車接送逃犯，今夜須嚴格搜查，不許疏忽，荒木大隊長在此，吾兒見字即來，速速！義父谷崎謹啟。（抬首對朱）啊！谷崎司令官叫您去。

朱 就這麼點兒？

君 (交紙還他) 噫！說是荒木大隊長還在那兒等着哪。

朱 媽殺巴子！(低首，想一想) 我得走。

君 是！你應該去。

朱 可我們倆的事兒怎麼樣？

君 有空兒再談吧。

朱 好！那你今晚好好的想一想，我明天聽你回話。

君 是！明兒見。

(朱轉身，衛兵乙跟着出去。君心送至中門，轉身踱至沙法前，坐下，吁口氣)

君 討厭！一個好好的茶舞會，竟叫朱麻子給攔了。(一想，又起來急步至窗口，向外

喊) 小蓮！小蓮！

(遠遠的一個女人聲「死啦」！跑近窗外叫聲，「小姐」！)

君 小蓮！怎麼回來沒有？

衛兵 汽車先離開回來了，沒有見人。怎麼，小姐還要出去麼？

君 噫！他沒來，說我還要去參加茶舞會。

衛兵 找不着，小姐，走前又要出去的時候，阿保就找不到他。

卷之四

外，他還指出，「我們不能向來了。」

12

卷之六

[illegible]

新八

同濟藥房區延聘可西藥房開。

是！韓其去。

（君心望着窗外一會。遙遠地響起一聲槍，他怔住聽一會兒，外面刮風，像奔跑的聲響，幾度慘痛地吁口氣，跟末路英雄似的踏着沉重腳步，嘴里哼着歌譜，走向電門，伸手扳動電紐，室中燈光恢復開幕時一樣黯淡，後面大廳里的燈光把正中玻璃門投射一個黑形，他望着黑形，怔住，黑形走動着，移近門）

看呀！（側頭電燈燈）

黑影（緊迫地）別做聲！

君（腹氣）啊！

（控制門）不許她上（那裡的）路，進來丁）

君

（久久躊躇）

——快出去！

里

（你還想）

答應，又郎當地前進兩步，君心迅速伸手開燈——室中重返光明進來的是

君

（冷眼）——趙里平，二十七八歲，頭髮散亂，衣褲破碎，渾身筋肉結實，兩腳上戴

里

（這送到，鏈子已經給敲斷了一邊）

（君心低視半瞬）

里

（跟上前）哦！你是個犯人！

叫逃走。出來的犯人。

逮去，不躲在我這兒？

（君心沒這兒躲個晚上。）

里

（偏近）

，可是平來的。（進一步）

（遙遠地說！你當我不能逮住你？

梯門口一抹臉）到這兒我已經是你的俘虜。你要怎麼看，就怎麼看。

里

（立刻以自語）我要怎麼看？

（當時以自語）

（君心隨他）出去，（又怯退）我也不抓你，放你過去。

君 你……

窗外 他……（進一步）你要帶我出去，再叫別人來，我是不是！

君 你……

窗外 不……（任她，半晌，轉身）哦！我走錯了，你已經完全不認識我了。

君 哦！……（什麼，你還認識我？）

窗外 是！……這兒，誰不認識卜小姐，卜君心！

君 回頭……（他半晌）你？

窗外 是！（他們倆在北方的時候，不是挺熱的麼？）

（君心望着——你是！）

響，應……，我還是叫做趙里平。

手……電……，你是足球大王——趙里平？

君 黑影，……，你還記得住？

君 呀！……（側……，這當是誰呢！）（轉向他）這三年，我就沒一天忘了你

黑影 （緊迫……，一切！）

君 （喘氣）……，過去我們總玩不到一塊兒（進一步）你還恨，恨我們？

黑影 （推開門）……，親貝派！日本走狗的女兒……（突然轉向他）你們什麼話沒罵過我？

——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君 很久以前？哼！我總覺得跟昨天一樣。

里 那你這想對我報復？

君 （冷眼看他一下，走至沙汰，自語）報復？（坐下）

里 這送到你府上，隨你的便！

（君心陷入沉思）

里 （跟上前）今晚上整個城裏叫狗子們也圍住，挨家挨戶的搜我一個人，我出去，當然叫逮走。這個時候，我想有恩報恩，你從前待我的好處，該報答你，要是我叫狗子們逮去，不如叫你去抓我！

（君心沒話說，呆呆的想着）。

里 （偏近）我們離開了北方，這幾年，各人走各人的路，最近你來到這裏，我們早知道，可是平常我們總沒法子見面，除非，除非這個時候。

（遙遠地又傳至一聲槍，二人默住，外面風吹樹葉的聲音，君心突然起立，急步走向梯門口）

里 （立刻跟上兩步，粗喘地）幹什麼？（看見君心在鎖門，放心，微笑）嗯！（移近她）當時同學們都說你是親日派，漢奸的女兒，我——我也沒例外！

（君心睜他一眼轉回來，倚住圓桌，里平又跟至）

星 當時你給我寫的許多信，我沒答覆，你常在體育場找機會跟我說話，我也不理你，到後來，我才知道，知道你爲着我離開了北方上日本去。

君 哼！可惜你知道太晚了。

星 是！我知道，你一向都在恨我。

君 那還拉我幹什麼呢！

星 聽！（有人在敲着通向樓梯口的門）

君 誰？

門外 小姐！

君 （放心）是你麼，小蓮？

門外 是！剛才送茶到小姐房間，等了好久，小姐還是不理。

君 哦！我想不要了，你睡去吧。

門外 是！

（二人默着，聽門外走路腳步聲，漸漸走遠了）

君 （移近他）星平！我問你——

星 （接近）什麼？

君 你還想結婚不是？

里 當然！我極需要活著，我還有許多事兒等着要做。

君 哼哼！可你走錯了人家，你知道這兒是個什麼地方？

里 知道！這本來是個姓高的產業，這兒失陷以後，叫你們佔去。變做卜公館（指中門）那外面是大廳（指梯門口）這一邊是個走廊，還有通到樓上的樓梯（指窗戶）這窗戶外就是後院子，還有汽車間，還有通到路上的小門——

君 啊！你先就來過了？

里 （點點頭）剛進來的！在外面稍微參觀了一下。

君 那你什麼時候逃出來的？

里 嗯！天煞黑的時候，一個朋友叫汽車接我上你這兒。

君 汽車？哼！就算你們能幹吧——（移開，又回頭）你逃得過他們手里，可到了我這兒就不容易再走了！

里 是！今晚上我本不預備走的。（進前）我相信要是你拿我做陪嫁的妝奩，帶給那姓朱的，一定叫他更愛你？

君 （生氣）胡說！

里 你不是就要嫁給他了嗎？

君 哼！（轉身去）

聖 (跟上去) 卜小姐！可我以爲你嫁給他，嫁給一個最不要臉的強盜，叫全世界的女人都丟了面子。

君 (坐到沙法) 在你們眼睛里，我本不值得什麼——！

里 要是你回頭幹了一件轟轟烈烈的事兒，你的聰明，你的勇氣，本來值得佩服的！

君 (起立) 哼！你還認識我？

里 噫！要是你肯幫忙的話。

君 (聽了，又坐下去) 哼！你想利用我是不是？

里 利用？(笑一笑) 就說利用吧？我知道你討厭他，可又不能不嫁他。這個時候，要是你幫助我，宰了他，我們不是互相利用麼？

君 (搖搖頭) 我跟他——我自己有把握。

里 可你得小心着，他不是個「人」！

君 大不了的時候，我走開就完了。

里 哦！你還打算離開這兒？

君 噫！朱麻子偏住我，我就想回北方，過點安靜日子。

里 噫！(轉身，想着)

君 (望住他半晌，起立) 聖，別看他什麼意思！

里（轉身擺樣子她看）你看我這個樣兒！

君（打量他半天，移近）你還拿從前的態度待我不是？

里（困難地）嗯！不，（瞧她一眼，移近）當然，你待我好，我感激！

君感激！（看着他）不是玩弄我？

里（肯定的）不！

君（移近）拿什麼證明你不？

里啊——（笑一笑）你說呢？

君跟我表示！

里我表示？

君答復我一句——

里祇要一句？

君嗯！你說！

里說我從新來愛你，是不是？

君（笑，拉他手）是！（又搖頭）不！這不夠表示！

里那還有什麼呢？

君你得答應我一件事，別含糊！

里 你說！

君 你跟我去——跟我一塊兒回到北方去。

里 （漸漸掙脫她的手，一字一字地）要我跟你去？

君 嗯！我們回到老地方，把我從前待你的心，追回來，我不恨你（又拉他的手）里平！這是我對你的一種愛護。（手放下）雖然，也是爲着我自個兒……

里 （略退）還爲了你自己？

君 當然！我喜歡你，我要討自己的喜歡，今晚上才這麼做。

里 （轉身去）噯噯！（又回頭對她笑）可是——我不能！（堅決地搖首）不能跟你去。

君 不——能？

里 不能！我是祖國的一個子民，祖國越危險，我就越不能離開她。

君 （咬住嘴唇瞪着他）你預備果這兒跟你性命一直開玩笑，決不想抽身麼？

里 這是神聖的！中國人的神聖任務。告訴你，從日本人砲轟盧溝橋，我就一直派在這兒工作着，越危險，叫我越忠心——

君 （失望沉下臉）好！那我們沒有可說的了！（轉身急步走向內室）

里 （追上一歩）別進去！

君 （站住轉身）你要怎麼樣？

里 (移近) 你幹麼去？

君 哼哼！進去給你打個電話。

里 打給那姓朱的，朱巴者，是不是？

君 沒準兒，或者直接叫軍部里派人。

里 哼哼！去吧！（轉身，不理）

君 (疑惑地望着他，又望望內室，徵怯) 里平！你到底還帶了人來麼。(又不安地瞥住內室門)

里 (轉過身) 幹麼又不進去啦？

君 (望內室，退回來) 有人在里面。一定有人？

里 本來是你府上的人，怕什麼？

君 (轉向他) 今天晚上你倒預備跟我怎麼樣？

里 沒什麼！狗子們要抓我，我只想借你這兒過一晚上。

君 那里面是誰？

里 哼哼！你不認識的！

君 哼！(有所悟，過來對他) 難怪！剛才你就那麼大膽的進來了。(不斷地注意着內室)
里 (上前) 卜小姐！我們跟你沒一點惡意，並且我看見你剛才鎖上那個(指點過走廊的

門一開，就知道你跟我們也沒意思的。

君 那你叫他出來見我！

里 我……不必……

君 不！（討好地向他）里平！叫他們出來讓我看看——

里 他決不讓你看見的。

君 不讓我看見（想一想）哼！（突然快步往內室去）

（她進去，忽又一「呀」的驚叫一聲，退出來）

（汽車夫老金笑着從門內出現，手里還拿着大鐵鉗）

金 對不住！小姐，嚇了您一跳！

君 （回頭對里平）啊，你們先就佈置好了？

里 當然！我們不能隨便叫人進去的。

君 （對汽車夫）哦！就是你拿汽車接他來的，是不是？

金 是！趙先生說跟您從前認識，所以我就大胆地，借老爺的車子接他來一趟，拜候拜候

小姐。

君 好！（對里平）可是……可以叫他也送你回去老地方，金

金 不！小姐！趙先生好容易才來看您一次。

君（對金）你不？等我的外車，可就麻煩了。

金（上前）小姐真的——

君（嚴厲地）你敢怎樣？（看看他手里的鐵器）

金（看自己手中）哦，這倒！我預備給趙先生下錫子的。

君（開錫子？）（回頭看）里平膝上的鐵錄）

金（笑）哼哼！我相信趙先生的話，小姐是夠朋友的，我想……

君（哼！（移開去）

金（向里平）趙先生，我們來吧。

（里平跟着坐到沙法上，老金跪下替開鐵錄）

（君心坐在一邊望住他們開鐵錄。里平痛苦地喘着氣，君心漸漸起立，移近）

君里平！你這何苦來？

里（喘——（透口氣）何苦來。為祖國的自由解放，多少人在受這同樣的苦——喘——

君瞧，你的血！

里（咽氣）噁——要自由解放，不能不流血。（痛苦的叫一聲）——喘！（又忍住）噁

！使勁兒！不要緊的。

金（喘喘！好啦，好啦，趙先生。（說着郎當一聲鐵錄落地，起立）您怎麼樣？

紅心草

四三

里（望着一點血跡）不要緊！我跌斷了腳，也不給狗子們鎖着！

君 血！（拿出小手帕，俯身替他繫上）

金（望着，一邊從頸上取下白毛巾）小姐！用我這圍好。

君（接過毛巾，看見上面的血，抬首問金）怎麼？你這那來的血。（勉強替里平繫上）

金 哼哼！（笑而不答）

里（對金）你自己不用？

金 我差不多好了。（轉身去揀起鐵鍊）

（君心建立看見老金頸上的血迹）

君 你怎麼了？

里 他剛才送我來的時候，還叫狗子們打了一槍。

金（在旁邊，發現鐵鍊上有字，念着）昭和十二年製，（對里）看，連這個也是東洋貨。

里 當然，日本人早預備給中國人戴的，可我們得留着還給他。

金 是！留着給東洋鬼子自己用。

（此時窗外傳進幾聲遙遠的槍聲，三人同時默住。（老金走去拉窗簾，窗外燒紅半天的火光）

啊！樓里起了火。

（里平望住窗外，強支起身，痛楚的叫一聲，又跌坐下去，君心回首看他）

君 怎麼了，你的腳？

里 不要緊，一會就好了。（指點窗外）瞧！日本強盜又在放火了！

（突然，近處也有槍聲響，清晰清楚地還有追跑的聲音，老金急閉上窗簾，轉出來）

金（狗子們搜到兒來了，我得出去看看。（說着拿鐵鏈往大廳里跑）

（君心跟上去，看老金出去，又喊住他）

君 老金，你等一等！

金（門外）小姐喊嗎？

（君心也走入大廳里，剩着里平一個人望住開着的門出神）

（外面刮風似的一陣陣慌亂的聲響，夾雜着遙遠的哨子聲，隱隱的人聲，跑步聲）

（半晌，半晌，還不見君心進來，里平始終望着門，由疑惑而着急，強支起身，跛

着腳拖上兩步，痛不可忍地，扶住圓桌，靠住，對門喊）

里 你們幹什麼！

——幕落——

翌日午後。

這是卜君心的起居室。正中牆上是一排窗戶，靠左一個小玻璃門，通向窗外的洋台。左右兩壁，都有一個門，左門連着臥室，右門出去是走廊，連到下樓的樓梯口。中壁那一排窗上，罩着綠樣黃的窗紗。從兩扇開着的窗戶上望去，可以看見近旁人家的紅屋頂。兩株白樺樹，柔軟的枝梢，不斷地在風前嬋娜着。窗下橫放着一張長沙發，面前一張悉密式的矮几。右壁一個圓鏡台，從鏡中可以看到對面的椅子和洋式寫字檯，檯頂上站着一尊肌肉十分發達、仿希臘的男性塑像。這一邊壁上，吊着一幅大明里嘉寶的像框，另外還配着許多運動會節目的小照片。

幕開時，午後的陽光正射在窗戶上，室中十分明亮。趙里平換上一套老金的舊洋服，俯首交頤坐在寫字檯前面。看心穿一身紅花衣，對鏡撲粉，從鏡中可以看出趙里平——你跟我還是沒一點感情！

里（拾起一封書簡的臉，望住趙）還叫我怎麼呢？唉——（心里焦急地低頭）

看（轉過臉）你就着急我那汽車夫是不是？

里（起立，拐着腳）他出去了一個上午，不知道為什麼還不回來！（向窗走）

看（走過來，手裏還拿着粉撲）你就不替我着急？（跟上）

里（站住回頭）替你？

君 可不？我費了這麼大的力氣，還不能說服你。

里 嚟！（乾澀的一笑轉過身去）

君 （一把拉他，他又轉過身）你簡直是個挺沒趣味的男子，（拿粉撲在他鼻子上撲一下）要給你聞點香粉氣！（瞧住他笑）唏唏！

里 （拿手背抹去鼻子上的粉，沉下臉）你留我待這兒，就是要拿我當個玩意兒消遣，是不是？

君 哼哼！（移開去）我喜歡你！（把粉撲扔在鏡台上又轉身）這，就算對你的一個小報復吧！

里 （瞪眼，咽氣，轉身向沙法）報復？好！你報復吧！（坐下）

君 （又回頭，笑對他）呀，這就不高興了麼？哼！後面還有狠的呢。

里 （苦悶地俯首，不語）

君 （移近）里平！你就不怕我賣了你們？

里 （俯首，她一下，咽口水，又低首）那也沒法子！

君 你相信，這個時候，我那汽車夫，已經坐在監牢里？（里平抬頭盯着她）

君 （笑一笑）這兒是你的監牢，你相信？

里 （下意識地望窗外一徧）哼哼！要是沒有這樣的監牢，我還願意住。

君 不願，你心長久吧了。告訴你，要是你還不接受我的好意，怕昨天從那兒出來，今天又得往那兒進去啦。

里 (起立) 你對我始終是這種念頭！(移開) 昨天晚上我還跟你白說了許多的話！

君 嘩！昨晚上，你什麼國家民族一大套，把我聽了還覺得有點道理，可今早上看見你那件神氣，又叫我冷了半截。(轉身自語) 國家民族，多抽象的名詞呀！(又逼近他) 我要你，要你答應！

里 告訴過你，你一點不轉變，我是不能答應的？(說着轉身走) 君心！我立刻要走了。

(君心沒答應，呆攔住他，他真的擱着腳往室門走去)

君 (不動) 里心！

里 (轉身站著) 你當我不敢出去？

君 你敢！我知道。

里 那還說什麼呢！(轉身)

君 (跟進一步) 你站着！

里 (回轉身) 還要怎麼的？

君 我說你不能這樣感情無義的！(前趨) 你上我這兒，就算我們不認識，就算一個鄉下女人招法了你一晚上，你都不願拿點什麼謝答她？

里 喂！（低首）

君 你都不說句有感謝的話，謝謝我？

里 （困難地）我記念你！可是在這祖國變得最可憐的時候，我實在拿不出對你的感情（進一步）君心！你能不能等我幾天！——

君 哼！過來（搖頭）沒希望的！像你這樣拿性命當兒戲的人。

里 那我也不能叫我丟開眼前的任務，跟着你走。

君 絕對不可能麼？

里 （堅決）絕對的！

君 好！你去吧！（轉身走向沙法，坐下）

里 （回頭走一步又轉身，望往她）君心！那汽車夫是不是你叫人把他遠走的？

君 當然！假如我對你只有「恨」。

里 （正對她）我知道：你在恨我！玩弄我！

君 你給我多少年的委曲？！

里 （前進）可你這不能叫我屈服的！去！叫你的狗子們上來吧！

君 你不是要自個下去的麼？

里 （轉回來）哼！我下去！（恨恨的瞪她）我知道：你始終是日本走狗的女兒，沒有國

錯，沒有靈魂！（進一步）你十足的奴性，要我愛你，要我撤下眼前的工作，跟着你走，跟着你上北方，過——個大享樂的日子？

君（後面冷笑）哼！看你一般模樣，又叫我喜歡你。可你全罵了出來，待會不容易收回去的！

里（站看）

君（等我再說了幾次，等着聽……說着兩身不臥重）（里卻恨恨的目送他進去，轉身向有門走，同時門外有人在敲門）

里（低住，回頭敲着臥室）哼！你擺佈得好。（看着門，半晌走過去鈕開鎖，一下打開門）狗！你進來吧！

（汽車夫趙金，一溜煙，就打算開門，里平除外的緊跟着他）

金（鎖上門）你這樣開門，危險得很——你怎麼啦？

里（恢復常態）沒什麼！（換正他）你怎麼去了一個上午？

金（里說在危險極了，我們同志全搬了家，我找了一個上午才找着。）

里（什麼？我們同志又叫遷去了？）

金 紅霞門窗都關了。

金 那張華先生呢？

余 還好，消息來得早，華先生他們先走了。

金 哪！（同張華先生）加緊又是老百姓叫抓去了？

余 可也有我們同志

金 你知道是誰？

余 我怕你急得發急，還沒查，就先回來。

金 你見過華先生沒有？

余 到城外總司令部才看見他們。

金 你看，我這樣子還可以出去麼？

余 （打量他一眼）白天不好走，街上還有一些日本兵。

金 嗎

余 （隨手把）華先生知道你在這兒，他很放心。

金 你告訴他的？

余 是！（先一笑低聲地對他）華先生說，你應該充實當地待她好——

金 她？

金（左右看一眼）卜小姐！（又聽有罵）怎麼，她上那兒去？

里她——嗯——在裏面。

金你怎麼不請她開門，剛才你還自己來？這，這太危險了？

里我想不要緊的，（打岔）哦，你聽見姓汪的那批漢奸，今天準到麼？

金準到的，我們已經決定照常上碼頭進行，華先生這次沒派到你。

里為什麼？

金他知道你的腳不方便。

里我不是已經好了？（勉強走兩步）一定又是你告訴他的。

金哼！你還得多休息——

里（不高興）休息？爲我個人，昨天晚上叫逮去許多的同志，許多的老百姓，我還休息嗎？

金這是命令！華先生叫你休息。

里（無可奈何的頓住）那末你呢？

金還是派我負責聯絡。

里（討好地笑着接近他）那我替你去，好麼？

金你替我去

星（點點）是！你答應我？

金 哼哼！華先生沒命令。

星 你帶我去跟他當面說——（又擺腳他看）我不是好了？

金 這就去？

星 是！

金 不！那造假鈔票的回來了，

星 噫！她的父親回來了？

金 噫，就在（指地下）這樓下，還有一大羣漢奸。

星 那麼——你待會上來約我——

金 噫！待會看看，我來約你一塊兒去！可是（轉身走一步低聲地）卜小姐，——你得釘住她，別讓她出去才好。

星 她這會在（指左門）臥室裏。

金 （指臥室）里面？

星 噫！裏面沒有別的門出去！

（金放心，點點頭走，星鎖上門）

（這一邊有心換穿一件淡藍色衣服，蕭閒地立在臥室門口）

（里平轉身望住她，慚愧地低首，移向沙發邊）

（君心走出來照鏡，沒理他）

（里平舉着這兩步，二人在鏡中互視着）

（躊躇進兩步）君心——君心！

（君心對鏡弄姿，理也沒理他）

（進一步）我工作不順手，心情暴戾——（進一步）君心，你原諒我麼？

你？（突然轉身）怎麼又不走了？

（里平低頭無語）

（里平低頭無語）

（拾首）我！

（轉身）這會兒你不想走，可我要走啦。（向右門走）

（跟上）君心！

（轉身又站定）你監視我是不是？

不！你的人格叫我感動，我相信你不會陷害我的！

（轉身）我大抵在你眼裡，怎樣一下又高隆啦？

（轉身）當然！我總是那樣的誠實而……

君 里 君 里 君 里 君 里 君 里

君（故作受寵若驚的樣子）啊！我的地球大王，居然跟我講感情了！

里（羞澀地低下頭）

君（發顫地一哼！我才知道你原來還是個十足的小子，一個沒心沒肺的男子。

里（突然首）我沒發現？

君（叫人叫你恨，你就恨，叫你愛，你就愛——！

里（哦，這個！）我早就把我一切的感情，都獻給祖國了。

君（所以，我就別想從你身上分到一點什麼（拍拍手））那我們還有什麼感情可說呢？（轉身又走）

（君心剛至右門邊，外面又叩門，她站住。）

君 誰？

門外 小姐！我——阿保！

君 做什麼？

門外 老爺叫我，看小姐在家不在，要跟小姐說句話。

君 知道！下去跟老爺說：我就來！

門外 不！老爺說樓下有客，待會要親自上來。

君 告訴老爺：我身子不舒服，待會就下去請安的。請他別上來。

門外 是！(走去的聲音)

(里平鬆口氣望着她一笑，走過去)

里 君心！現在我全靠着你的保護。

君 你覺得怎麼樣？

里 一種友誼的溫暖。

君 (滿意回轉身) 哼哼！從過去到現在，我總是自己埋怨着，似乎，我不應該太愛護了你——(移近)

里 爲什麼——

君 可看見了你，我又忘了這點兒跟自己的約束。

里 那你幹麼不乾脆地，參加我們的陣線？

君 參加你們的？哼！連你這危險的勾當，我壓根兒就不贊成。

里 (轉身嘆息) 唉！可惜你對於國家的觀念太薄弱了！

君 可惜你太把性命作賤了！(接近搖撼他) 里平！你不需要一點溫暖的生活麼？你不願意把生命放在熱情里？你想想！要是你答應了我一聲，我就能夠平安地帶着你離開這危險的地方。你想一想！

(里平低首無語)

（門外又有人在叩門）

君（推他向臥室，低聲地）進去！

門外 君心！

君 來啦！爸爸！（急攔里平，低聲）去！好好兒想一想，給我答覆。

（里平進入臥室，君心回頭急步去開門）

（卜世仁還是昨晚上一套衣服，不過多了一頂瓜皮尖帽，進來先往國外看一看）

卜 怎麼？聽說你人不舒服？

君（跟着）沒什麼！昨晚睡晚了，今兒個有點頭暈。

卜（極歡喜，拉她手，走向沙法，一邊低聲地）是不是爲了他？

君 他？

卜（坐下，對她會心的一笑）哼哼！昨晚我還老給你心着——

君 爲什麼？

卜 爲你跟他的事兒呀！

君（自己思量）我跟他——

卜 可不！你們倆全沒問題了吧？哼哼！（起立）不多一會，我接他電話才知道——這

我特地跑來看你們的——他還在里而不在？（向臥室指一指，就跟着走去）

君（着急，拉了父親一把）爸爸！您別進去——

卜（回頭，大笑）嚇嚇嚇！——移近女兒，低聲——這會他正睡著沒醒來麼？

君（有點生氣）什麼！我不知道您說的誰？

卜我說的誰？嚇嚇！難道會有第二個人在你房間裏麼？（轉笑）哼哼哼！我在電話上都已經答應了他。你們今天——要是今天來得及的話，去！請他出來，我們三人商量商量。

君請誰出來呀？里面根本沒人！

卜沒有人？

君噫！（說不出所以然）沒有。

卜唏！難道你們倆說好了就不讓我參加麼？（說着一轉身就往臥室走，君心追上一歩，拉住他，他又轉臉）今天在老人一夥人到，軍部派我招待他們，待會我還要出去的，讓我先跟他說句話——

君（拉着他）不！爸爸——里面沒有人！

卜（不理，柔聲地向臥室叫）朱廳長！朱廳長！

君（滑稽地放了手）唏唏唏！您瘋了！這兒那邊有朱廳長呀！

卜（轉身）怎麼？他真的走了。

君 哼！他昨晚上一早就回去了。

卜 什麼？昨晚他不在這兒？那今天早上他給我的電話，還是在廳里打的麼？

君 （放心地移開）誰知道他在哪兒打的電話，反正他不這兒。

卜 （上前一步）那末他說的，你還沒聽見？

君 （搖搖頭）說什麼？

卜 說你今天可以同他結婚。要是來的及，他就預備今天跟你結婚啦。

君 （討厭地轉身去，坐到寫字檯前）爸爸！請您別提這個好不好？我這還痛着呢！（一手抱着太陽穴，伏到桌上）

卜 （望着她半晌，追上兩步）你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得給爸爸說呀！

君 我討厭他！

卜 （跳了一跳）什麼？（追到她背後站着）這成什麼話？早跟你說過，就是不滿意，也得

卜 ！——（咳！）這個人不能得罪的。

君 （霍地起立）您怕得罪人，乾脆讓我回去了得了。（移開）

卜 國北方去？咳，這是個什麼名氣！（看看她，又移近去，和藹的）嚇嚇！這念頭快點

君 是取消！（接近）最近你剛有點名氣，一走，不就完了？

君 （退後）誰要這臭名氣——（轉臉對他）我要回去！再說，媽一個人是在北方——我也

君 （退後）誰要這臭名氣——（轉臉對他）我要回去！再說，媽一個人是在北方——我也

是怪不放心的。

卜 怎麼？你怎麼突然地想起你媽來啦？（向前）難道你呆這兒還受了委曲不是？

君 噯！朱鳳子老跟我打麻煩，我就走！（走到沙法上坐）

卜 哦！倒是爲了他！（低頭想半天，移近去）可是，你知道，我們將來的幸福全在他身上（接近）他是谷崎的乾兒子，日本人面前挺紅的一個，要是——（咽口水）噯！我們攀上了這門親戚，別說你爸爸財政長拿得穩，就是——（問他）你不是也想在維持會里掛個名兒麼？

君 （堅決地搖頭）不！現在我什麼也不想，就想脫離這鬼地方。

卜 （厲聲地）別這麼孩子氣！你爸爸從山崎洋行的跑街當起，苦苦地培養你到現在，你再不爭氣，那我還指望著什麼？（不勝感慨系之，踱着步）

君 您當我是一筆「投資」？（起立）爸爸！您就當投資投錯了吧！（走）

卜 （突然轉過身）什麼？你知道，我只有你一個，再投錯了，那我還靠住誰？

（君心走至發前，大有顧影自憐之概）

卜 （望着她背影，咽氣，走近去）朱鳳長相貌堂堂，「看相的」老說他將來了不得。（自語）噯！我就覺得他是個十足的英雄（接近）你不是最崇拜英雄的麼？（移開自語）噯！猶如人在眼前不認識——

君 反威，轉身，正對他，怎麼要說？

卜 不都說過了？

君 娶我嫁他？哼！（走開）

卜 （追上）怎麼，怎麼？要是今天來不及的話，還可以商量！

君 要是你們這樣的偏着我，我今天就走。

卜 （站着）也不容易吧！

君 說走就走！

卜 你知道，他是綏靖廳長，隨時可以捉你回來的。

君 他要捉我？

卜 （移近）當然！有我在，他怎麼敢？可你一走動

君 哼！他敢？

卜 叫他發了脾氣，別說你，連我都麻煩！

（此時阿保挨門進）

保 老爺！樓下牛參事官說他要走了！

卜 哦！叫他等得太久了！（對君心）君心！我看你也二十多了，總要有點大人樣兒。這你終身大事，你爸爸拿五十幾年的經驗告訴你，不會錯的。好！替我想，回頭答覆

我，我好告訴他，……（轉身，跟門外出去，君心上鎖門，煩惱地背貼門站着）

（里平悄悄地進來）

里平（向她走去）君心，你有志氣？

（君心望他一眼，無聲地走來，里平看她的神氣）

里平這個時候，你要拿出勇氣……

君心（突然地）我決定了，里平！我們走，我們今天就走，立刻就走。

（里平不能回答）

君心（怎麼？）你儘聽着我，你就不能答應我一聲？

里平（我——不能，君心！）

君心（憤慨）不能。你永遠跟我說「不能」？

里平（是！）我這兒担住了工作，我發誓要殺盡日本軍閥，跟他們的走狗。君心，這工作實在比個人生活重要！

君心（哼！工作！你不覺昨天晚上逃不……，你死啦？）

里平（當然，要是我死了，只好叫同鄉們繼續我的工作，可我估着三天我總得幹一天。）

君心（可你這樣冒險工作，就跟中國有好處麼？）

里平（我們在破壞日本軍閥對中國的一切陰謀，剷除危害民族生存的魔手，只要成功

一次，就是叫中國減輕了一點威脅——

君（冷笑，走開）哼哼！要是你立功，也不至於在這兒跟我講話了。

（里平頓時無語）

君（轉身正對他）你就那麼滿意自己的工作能力？

里我？（慚愧地搖頭）

君雖然，現在你呆在這兒，算是還活着。可你知道：外面多少人爲着你，受強暴的搜
查？多少人爲着你，叫進去受罪——哼！工作！你死，你活，你工作的結果怎麼樣？

（里平長長的歎息一聲，移開去踱步）

君（跟上）我以爲要是你還有點靈魂，早就應該灰心了，別再去做這不是你該做的事
兒。

里（突站住轉身對她）我總要跟狗子們再拚一次。

君還拚？

里我一次失敗，跟狗子們的仇恨就加重了一成。雖然，我的工作能力不夠，可我也不能
就這樣逃避，跟着你走。

君那你這又怎麼樣？

里今天——哼！等會外面還有個「行動」，我預備出去參加——

君 哦——

里 君心！要是這再失敗了，我一定跟你走！

君 （挨近）真的？

里 要是再失敗了，我實在沒有臉面對自己的工作，我願意去死——

君 （拉他手）帶着我走，是不是？

里 （笑）當然！（抱她臂膀）你的熱情，你待我的好勝，我都明白，要不是日本帝國主義，偏着我們沒路走，我幹麼要死拼！

（外面又叩門，二人即刻撒手，君心攬着里平往臥室去，里平沒走）

門外 （低聲地）小姐！我——老金！

里 哦！是金同志！

（君心急去開門，老金進來，門又鎖上）

里 （迎上去）你來約我出去麼？

金 是！（對君心）小姐，老爺在跟朱麻子談話。

君 朱麻子，他又來了？

金 是！我想趁這個會兒，借老爺的汽車送趙先生去一趟。
君 去了就回？

金 是，就回來！

君 （對里平）你呢？

里 你不願意看見我勝利的回來麼？

君 你決定參加去？

金 不！他的腳沒好，沒派到他。

里 不！我堅親自跟他們說明，我，我是好了。

君 （拉他手）里平！我讓你去，可你還能回來看我一次麼？

里 只要我活着，君心！我們倆總會在一塊兒的。

君 （快慰）好！我讓你去。

二人 再會！（轉身走）

君 不！（指通到洋台的門）走這後面下去！

（二人點點頭，從陽台外去，君心站門口目送他們，想了半晌）

（這一邊又有人在重鎖的叩門，君心急轉身，去開門鎖）

（門開一縫，先進來一條穿花呢燈籠褲的腿，君心一瞥眼就退開兩步）

門外 怎麼？你自己不進來麼？（磅的一聲，門推開了，宋麻子出現，他在跟背後的小世仁說話）

卜（門外）我？我可以不奉陪呢？

朱（一把抓了他進來）不成！（二人進來）

君（一邊對一邊）爸爸真是！我會下去的，幹麼還勞駕朱先生上來。

卜下面有客，你陪廳長坐坐。

朱（示威地）媽拉巴子，昨晚上一晚沒睡，今兒火氣大着，（對卜）你得陪着我，省得我回頭又說錯了話。

卜那兒——（延他就坐）請坐！

朱（闊步走向沙法，眼睛左右看）嚇嚇！真像個小姐房間！嚇！（坐下向空中深呼吸）這是個什麼味道，好！

卜（對君心）呆着幹麼？告訴廳長呀！這是什麼香水？

朱（聞香動情，瞋着她）嚇嚇嚇！

卜（陪笑）嚇嚇！賣了七八年外國文，算她香水牌頭認得多。

君（滿肚子心緒似的，這才抬頭）這是一種鬱金香。

朱什麼？（大大搖頭）怪名字！可氣味還不錯。（對卜）我新房裏老有這氣味才行！

卜嚇嚇嚇！容易！祇要您肯要——（柔聲下氣）這會跟您請個假，好不軒？

朱定要下去？

卜 是！他們拜禮。

朱 (不耐煩) 去！去！

卜 嚇嚇嚇！(笑着轉身就走。出門外，還替他們帶上門)

朱 (起立向君心走) 怎麼樣？今天——

君 唉！(還開) 您幹麼這樣性急呀！

朱 還算我性急？(移近) 小姐！我們打見面算起，(做手式) 等了您十一天了！

君 十一天？帶今天還沒過完呢。

朱 咳！女人就那麼——不痛快！(正對她) 告訴你：昨天晚上，他個奶奶，又是公事，又是你，弄得一晚沒睡着。

君 (驚退) 那怕是公事忙吧！

朱 總之也有點兒。可你的事兒總佔得多。

(君心低首沉思)

朱 想想就有點兒恨，可看見了你嘛？又開心啦。(偏近) 我們倆，今晚上非得成親不行啦。

(君心低頭沒做答復)

朱 (扯她手) 哼哼哼！

紅心草

君 先生，您先坐着。

朱 我坐？（退向寫字檯前）

君 是！您坐着，我好告訴您。

朱 （朱莫名其妙地望住她，坐下去）

朱 嗯！是我喜歡聽的麼？

君 您愛聽的！

朱 哼哼！別騙我！你得知道我一天一夜沒睡覺，火氣大——

君 我說，至少您聽了，晚上一準睡得着！

朱 （樂得跳起來）嚇嚇！可別騙我！

君 是！您坐嘛，聽我說——（突又轉身，望窗外想着）

（朱麻子滿臉春風，又坐下去）

朱 怎麼？你又不說了？你拿我來開胃的不是？

君 不！唔——（又想一望望住窗外，接不下去）

朱 嚇嚇嚇！（起立，貼近）還怕說了難為情是不是？

（扯她）不要緊！我們倆快就是夫妻啦。

君 （雙眉，橫了心轉向他）可我說了，您拿什麼給我開胃！

朱 隨便你要！

君 好！那我問你，今天是不是有姓張的一夥人要來這個地方來？

朱 你問這幹麼？

君 跟這有關係。

朱 跟他有關係？

君 嗯！他們的船什麼時候可以靠碼頭？

朱 說是下午六點鐘。（瞥着窗外一眼）啊！這就快到了。

君 嗯！（轉身去，又想一想）

朱 （呆看船半响，着惱）你到底是什麼意思？到底是還說不說？

君 （轉過身）可我說了，您別追究這話打那兒聽來的！

朱 （急不及待）說就是嘛！

君 （盯住他）告訴你：六點鐘，游擊隊要暴動。

朱 游擊隊？

君 是！

朱 （急接上）在那兒？

君 （拿出最後的勇氣似的）輪船碼頭上。

朱 碼頭上？（色情丟出九霄雲外，握住拳頭，低首，想）

（君心退向沙法前）

朱 （忽轉身，大步追上她）這「報告」你那兒來的？

君 不先說過您別追究麼？

朱 （聽着轉身，一想，又轉向她）可你得先說個明白，我才好辦。

君 那我不能跟您明白說。

朱 （十分認真）你不能？

君 （嘲笑）嘻嘻！您不辦，也好。

朱 （瞪着她半晌）這不是好玩兒的，小姐！你得放明白點兒。

君 嗯！我說——（一想又別扭）可是您得先說，您打算怎樣酬勞我？

朱 不說過？要什麼，有什麼！

君 可我的不要，我只要——（半天說不出）

朱 只要——？

君 哼！哼！我先不說，等着您達到他們的時候，跟您要，您可答應？

朱 （真誠）嘿！本來就等您到這，才給給您的！（移近低聲）你說，誰告訴你的？

君 聽！我在這洋館裏，聽到一個人說的！

朱 誰？

君 我不知道他名字。

朱 那是個什麼樣的人？

君 怎麼？這也得告訴您麼？

朱 不說那成？我要先抓住他帶路呢。

君 啊！那我不說。

朱 你這會不說可不成了。

君 爲什麼？

朱 你不說，你就得替他走一趟。

君 （冷笑）哼！難道你還要抓我去？

朱 公事公辦，那也沒法子！

君 （嗤之以鼻）哼！（轉身去）

朱 （追上，討好地）不不！你——算是例外，（抓她）你真不肯告訴我麼（討饒地）吧！

君 要我怎麼說呢？

朱 說實話，我好下手抓他。

君（瞧住他）他樣子？嘻嘻！倒有點像您——

朱 放屁！

君（沉下臉）真的！好像他也是這兒什麼「官」的乾兒子。

朱（恨惱地）谷崎司令官不是？

君（看風轉舵）不！是什麼參事官吧，反正我記不清。

朱（翻眼一想，興奮）姓牛的，牛參事官？

君（移開）嗯！差不離。

朱 哦！（大有把握）我知道，是！（拔步就走）

君 怎麼？您就走？

朱 這快到時候了。（走兩步又轉身）嚇嚇！要是遇到了人，回頭隨您要什麼，我全給您！（轉身出去）

（君心目送他走，外面一陣快步下樓聲）

君（得意，自語）里平！這回你得跟我走了吧！嘻嘻！（快樂地躍着走向窗戶，忽然，又站住轉身，呆着）啊！要是連他也給抓去了，怎麼辦？（說着又飛步向門，可走了幾步又停下，轉身自語）哼！朱麻子能抓住他，我就不能保他出來麼？（又安靜地踱回來，念頭一轉，又發呆）啊！要是朱麻子不答應，那麼？（着急飛步向右門走去）

君心走至門口，剛好卜世仁匆匆裏，從門外進來，手里還拿桿左輪手槍，君心眼裏一
直退）

君 呀！您做什麼？（退）

卜 （氣急地）你可闖了禍！（進）

君 我？（退）

卜 （進）你說真的，還是假的？

君 我說什麼？我沒說什麼？

卜 哼！你沒說？剛剛你跟朱廳長說的什麼？

君 哦！那是我跟他隨便鬧着玩兒的。

卜 （憤恨的歎息）哼！這也鬧着玩兒的？

君 叫他當真！

卜 你是我女兒，告訴你：我們說話得小心，關於游擊隊的事，不管真。假，全不能跟他
說。

君 爲什麼！

卜 要場真巧有這個事兒，他不會疑心你跟游擊隊有來往麼？

君 我隨便說說，怎麼會跟游擊隊有來往？

紅心草

卜 不？那您怎麼會知道他們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暴動？

（君心低頭默住）

卜 （進一步）我還想說：昨晚上海這個房間裏，整夜的有人說話。今早上我剛來的時候，還當是朱應長在這兒，一心替你高興，可上來問了你，你又說沒有這回事兒。（逼近）這，這到底怎麼啦？

君 誰說的？誰說我這房間有人說話。

卜 他們，底下人全聽見！

君 （悻悻地）哦！您找他們來，我倒問問看誰說的！

卜 （看她理直氣壯的樣子，又氣餒）沒有就好！（貼近）你得知道：朱應長，他關心你，你外面行動，都得自己小心點兒，別叫他疑心！

君 （餘怒未息）哼！昨晚上，我自己睡不着，隨便在這唱唱歌——什麼，他們就要管我了？

卜 誰敢管你？（故作磋商口氣）君心！我素來相信你是個好孩子。你想，從前我管過你沒有？是不是你愛怎麼我就讓你怎麼着？（親切地）可是眼前情形不一樣，有人關心你，你就得自己檢點檢點，什麼，找了那些年輕的男男女女，在家里唱呀，跳舞呀，我壓根兒不贊成，可也沒說過你一句，是不是？

君 得了，爸爸！我這會心裏才好呢。

卜 （瞋她一會）好！我再不說了。（拿槍對她）收着！

君 （略退，不接）這那來的？

卜 （咽口水）就是啦！先我也駭了一大跳——

君 喂？

卜 剛才朱廳長回去，突然拿這東西交給我！

君 做什麼？

卜 他當你是他的人，他說游擊隊跟他死對頭，找到他，也會找到你，特地把這留約你——
——自衛用的。

君 我呆這兒沒有冤又沒有仇，我要這個幹什麼？

卜 是！可他要給你，我們好意思不收麼？（硬塞給她，打個呵欠）收着！我要下去抽口煙。

（君心隨手接過手槍往寫字檯上一放，轉身去。

卜 怎麼隨便放着？收起來！這兩天外面亂得很，說不定這還有用處。

君 好！你去吧？我知道。

（卜世仁無可奈何地退出，君心過去鎖上門，回頭望着窗外——，窗外漸近黃昏，她

焦急地走近去。忽然，他看見外面有一人，轉身奔去打開陽台的門。這里平就在門口出現，他穿一件較合身的西服，襟上還插一朵紅花。

君（立刻拖他手）里平！你回來了！怎麼回來了？

里（滿臉掃興地走進來）他們一定不讓我參加，硬說我腳不方便。

君（不勝其樂）是！你應該休息。（拉他到沙發上坐，自己騎在沙發靠手上）好啦！里平！現在就等碼頭上的消息，我們倆就可以永遠在一塊兒。

里（你也這麼興奮？

君（嗯！我看見你回來，真高興極了！

里（我還帶着叫你聽了更要高興的消息回來。

君（真的？我剛才還替你白着急了一場。

里（握他的手立立）君心！我朋友金越找你，還叫我帶回來一個——（舉手對她行禮）最敬禮？

君（滿心歡喜）啊！他們知道我？

里（全知道！並且對你的觀感，跟從前完全兩樣了。

君（什麼？他們從前就認識我？

里（說出來，我們本來都是挺熟的——）你還記得華北足球隊的那個朋友麼？

君 哦！他們不配我，我也不理他們。

里 可是，那守門的長個子，你不是跟他熟？

君 路升，是不來！

里 （自言）還有一九三七，二百零五號——

君 那長個子，哪？這官路高第一，那面小姑娘呢？

里 到！到！到！這是我們在一塊兒。

君 （突然變色）哦！怎麼偏偏是好的年輕人全跑上這條路——

里 這是我們唯一的出路！你想：我們的家鄉，我們的生活，全叫日本強盜給佔去，我們不能順民，不能聽民，要趕走日本強盜，搶回我們的家鄉，唯一的，只有走上這條路。

（君心從此精神恍惚，內疚神明，呆住不說話）

里 他們對自己職務從來不灰心，還是跟從前你看見的一樣，一個個是年輕的，活潑，興奮——哦！（看了自己襟上的紅色野花一眼，邊伸手自己摘下，邊說着）小妹妹鄭劍英（拿花對她擺一擺）她還叫我帶來這朵——啊，他說是紅心草，（替她簪在衣紐上）這送給從前喜歡她的下姐姐。

君 （失神地自己取下紅花，自語）紅心草！（始終捏着花）

里 是！她還像以前一樣的說：雖然。現在他生活在草地上，可是對卜姐姐還永遠保持着跟這花一樣的心！（望着她神色不變）君心！你怎麼啦！

君 （瞧了他一眼又低頭嘆息）唉！他們叫我心里難受……

里 還有呢！（接近）他們還說——說我——不應該不愛你！

君 （看着手中花，突站起）他們上碼頭去了麼？

里 （掃興地）全去了！

君 （顫動地）啊！（拿花向他一舉）她也去了？（退）

里 除了我一個（瞥窗外一眼）這會他們已經都在碼頭上等着了。

君 （痛苦地低首，退至寫字台邊倚着，沉思）

里 （望住她一眼跟上）君心！怎麼？你不高興他們？

君 不——（突然，抬頭正對他）里平！告訴我！現在我們到碼頭，還來幹什麼？

里 （意外地興奮大陸步接近她拉她手）什麼？你也想參加去了？君心！你是我們的好同志！

君 嘿！（悲哀地）我想去！

里 （高興極了，抱住她手臂）君心！你有這樣的決心，這樣的勇氣，我們倆可以永遠永遠的站在一塊兒了。（笑着看她臉）並且連華先生都說，待趕走了日本帝國主義，來

參加我們倆的婚禮，跟我們做證婚人。

君（掙脫）里平！我要趕去看他們，你帶着我！

里（笑）不！君心！沒命令不能參加的，你等着他們勝利的消息好了！

君（不！我定要去！（移開）

里（發現寫字台上的手槍，一手抓過來）啊？這手槍你是那來的？

君（回頭）哦！剛才父親交給我，我正想帶着這個去！（同時陽台的門，被人撞開，汽

車夫老金，被一陣旋風捲進來似的，二人愕然，里平立刻迎上去）

里 怎麼樣？

金（喘氣）完了！我——我們又——又全完了！

（君心啊的一聲又退到寫字台上倚着）

里（一手抓住老金肩膀）什麼？你說（沉鬱地）碼頭上我們又完了？

金（喘氣）那姓朱的狗——親——親自——帶隊伍——

里（放開手，無力地垂下）啊！

金（喘氣）還好的船，還沒有靠碼頭，我們全部先給包圍住了。我跟華先生開汽車，從狗

子們的隊伍里衝出來！

里 華先生受了傷？

紅心夢

八〇

金 左邊腿一中了彈。

王 (切齒地) 往床前躺！(把手槍往腰間一塞，抓住老金) 別動，我們得拼了！(說着)
二人頭也不回地往陽台外狂奔)

王 (氣喘吁吁) 累死！累死！(喊着也往陽台外跑出去)

——幕落——

假日，晚上七時左右。

是一座大建築物的地下層。中間豎着許多濕泥土的大柱。靠左有幾級粗糙的石階，上面一個烏黑的鐵門。右邊，靠牆頂上，開一個小窗口，攔着手臂樣粗的鐵欄，雖然，地面上的空氣還可流通，但，窗口是朝着一道陰溝里，透不進一絲光線。這地下室就陰森森地像個黑夜的大森林，又像從沒人竊栖息過的山洞。荔枝，粗大得使人看見了空氣，而填在大柱和大柱中間的黑暗，更叫人望着心里起了一陣又一陣不可捉摸的恐怖想像。在左角幽幽地射出一點燈光，燈，被柱頭擋住，祇看見這點點亮光，把許多大柱的影子和柱上壁上吊着許多粗麻繩，映射得如地獄似的可怖。

幕開時，看不見這裏有人。半晌，從牆角邊透出一聲長長的氣息，十分脆弱的，像個年輕人的聲音。

（突然地面上傳來一聲慘叫，接着是朱麻子粗惡的聲音）

朱（外面）媽拉巴子，你說不說？說不說！

（接着那個人就一聲絕叫，似乎又暈過去）

（牆角邊響當地一聲，爬起了一個人，摸着沿牆壁走。走到階石上面，剛好左角上的燈光，射出他的半身，是一個犯人——鄭劍英，二十歲左右，彷彿是一個極俊秀的面孔，還帶着一種叫人憐惜的稚氣，但，不調和地捆着一身粗重的鐵鏈。她摸索着鐵

門，希望從門到一個小縫隙窺探一下外面的情形）。

（外面的聲音還繼續着傳遞）

朱麻子的聲音湊他！

（毒打和慘叫的聲音，混成一片）

（鄭劍英手掩着臉，無力地背貼到門上，又抬頭，望着左角的燈）

鄭天！救救我們的同志吧！他們爲着中國，爲着救護真理，受這刑法！

（外面又一聲悽慘的吼叫，鄭劍英地投靠在門上貼耳聽）

朱的聲音！說！

（有幾個人透出受極度痛苦後的喘息，沒一點回答）

朱怒吼的聲音 拿火燒他眼睛！

鄭啊！（焦急地摸索着門，但沒辦法出去，恨恨地轉回身，無力地背投靠着門）

（外面一聲尖厲的慘叫，嘎然而止，剩下顫腳的聲音也漸漸無力地停住了）

鄭（聽着從石條上，發狂地跳下，握拳擊天）你多麻木啊，天上你瞧着愛國的孩子！

誰，就沒人敢出來救救他們麼？

朱麻子大聲的指揮着 架機關槍！媽拉巴卡，下去！把東西拖上去，一塊兒給斃了！

魏與乙的聲音 是！待我拿燈去。

（絕望地懸在鐵門，向後移，幽幽地自語）啊——啊——這輪到我了？（忽又憤恨地掙扎着手上鐵鏈）不！我要自由！我要自由的活着！（極其着急地掙扎，在室中打旋兒）

（此時，小窗口飄下一個輕輕的聲音）

窗口的聲音 劍英！劍英！

（她好像聽見空中人語似的，看着小窗口的出神）

鄭 誰？

窗口的聲音 我！趙里平。

鄭 （急步走去）趙大哥！啊——（聲淚俱下，拚命地要爬上牆，可夠不着那開在高高的
小窗口，又被沉重的鐵鏈拖帶下去）

里 （窗口上的小聲）剛才叫我混進來了。劍英，你別心焦，待我就動手！
鄭 來不及了！趙大哥，您自個保重，我——我——（哽咽）

里 （在窗口，焦急地）劍英！你要勇敢點兒，別這麼着，我拚得過他們的！

鄭 （轉身，神經質地自語）是！我拚得過他們的——（突然又急轉身要爬上窗口狂叫）
趙大哥！我要活着跟鬼子們拚！

里 （窗口上的聲音）噓——（急偏地）那面有人走來。我得躲一躲，劍英，你等着！

（說着窗口寂然，她望着半晌）

鄭 趙大哥！趙大哥！（不聞回答，轉身自語）他走了？（移開）哦！他還不知道我快要睡到地下了，（喃喃自語，邊走）我快要睡到地下了！（又轉身向小窗）好兄弟，記住！別讓冠子們拿髒的腳，踩上我睡着的地方——

（石階上的鐵門，有人在拉鐵門的聲音）

鄭 （聽着，退一步）啊！（又勇敢地站定）狗東西，你來啦？

（門開處，吐進一派亮光，同時現出一條人影，衛兵，一手拿槍，一手提着馬燈出現。他拿燈提得很高，站石階上先向四圍照一遍，走下）

乙 （鄭劍英望着本能地怯退，鐵鏈又響動了一聲，衛兵乙轉過臉，朝着聲音走來）
媽的！你還站着？（拿燈往她臉上照一照）

（劍英憤恨地瞪着眼）

乙 （意外地笑起來）嘻嘻！爺爺先就留心你個小兔崽子。（順手拿燈放在一個木凳上，轉身）嚇嚇！（一手抓她胸口，劍英舉起戴着鐵鐐的手去開去）

乙 怎麼？媽的，你還強？（拿手槍指着她）來！身上帶多少錢，交給爺爺講個面子，待會就一槍送你回去。要不，可別怪爺爺狠心，回頭一槍兩槍，慢慢地，讓你活着受用。（逼近）快點兒！先替個驗兒吧！（做逼近要親她臉的姿勢）

（劍英躍起不顧，衛兵乙就飛勢跑過去，劍英急轉身舉起平刀就猛砍上去，連砍幾下過來）
滾你的！

乙 啊——（撲倒下去）

（此形鐵門口塞進一個朱巴者的影子）

朱 （陰喝）快點兒給拖上來！

（衛兵乙從地下掙扎起來）

乙 廳長！他——他打人！

朱 王八蛋！（從石階快步下來，背後還跟着個衛兵影子）

（朱進來，滿臉殺氣，手里還拿粗大的皮鞭，狠狠地看了鄭劍英一眼，又頓住剛從地下爬起，臉上流着血的衛兵乙，就咬住牙，不，是白地舉鞭朝着鄭劍英猛抽）

朱 （邊抽）你媽的，小東西！

（他停住鞭，劍英已經是滿臉的血）

朱 （轉身向石階，惡聲暴氣地）給拉出去！一塊兒拿機關槍掃！

（衛兵甲答應一聲——從石階上飛步下來，拖着鄭劍英，扭着往外走）

朱 （拿皮鞭指着衛兵乙）媽拉巴——！你拿個小孩，都拿不住——（舉鞭欲打，乙急避）

乙 唉！廳長！您瞧她人小，心可不小，她——她——

朱 什麼？

乙 她——是個女人。

朱 女人（出奇地望住乙）

乙 是！

朱 混賬，你幹什麼不早告訴我？（說着急轉身向石階走一步）

（外面機關槍掃射的聲音已經響了，朱停步）

（外面機關槍聲和鄭劍英尖厲的喉嚨）

鄭 （外面的聲音）全中國的弟兄們，記住這個仇，這個恨——（突然無聲）

朱 （失望地自語）媽拉巴子，她死了！（轉身過來對×）拿燈照照，看給漏了一個沒有。

（×去拿起馬燈，引朱麻子在幾個大柱中間巡視着每個角落）

（同時衛兵甲從門外匆匆跑下，手里還拿着一付鐵鐐）

甲 報告！

朱 （從大柱後伸出頭）幹什麼？（走出）

甲 （前邊）剛才巡邏的，打後門看見一輛怪汽車，駛着沒有人，就揀到一付（邊獻上鐵

鐐）這個東西。

朱 （接過鐵鐐，翻一看省）那兒來的？

甲 汽車上揀來的。

朱 媽的！門你汽車是那兒來的？

甲 不知道。

朱 王八蛋！你也不知道，（同乙）手燈來照照！

（乙手燈向前，朱檢視鐵線，不懂上面發機，但有所悟）

朱 啊！怎麼說的？混蛋！昨天跑了的犯人，我親手給戴上的——就是這付手鐐，上面還畫着，這兩個叉叉。

（突問甲）汽車有人看住沒有？

甲 看住了。

乙 廳長！說不定是那個小伙子，看看自己跑不掉，又乘着汽車回來啦。

朱 （瞪他一眼，轉身就走，甲乙跟着）

（同時門口另一個衛兵，扯住一個人不讓闖進）

衛兵 （門口吆喝的聲音）進去幹什麼？

（三人聽着站住，兩衛兵拔出手槍）

來人 （在門口喘着氣）我——我是牛參事官，要緊事兒找廳長說話。

衛兵 （門口聲音）牛參事官？奶奶！你怎麼找到這兒來啦？

來人（陪笑）嚇嚇！你們衛隊長告訴的。（說着闖下來）

（還是那麼乾瘦的一個老頭子，一看見朱麻子就打拱作揖）

朱（對衛兵甲）出去！看那怪汽車那來的，告訴我。

甲是！（先退）

牛嚇嚇！朱廳長！剛才聽說您在這兒——

朱（不痛快）幹什麼？

牛（搖擺着進前）嚶！有點要緊事兒，想麻煩您——

（朱瞪眼不說話）

牛（接近）冒昧得很，得請您原諒。嚇嚇！

朱（不耐煩）有話說呀！

牛是！嚶——哦，廳長！不多一會，您可看見我那個小狗？

朱（大怒）混賬！我朱巴者跟你看的是不是？

牛不，不！廳長！您別誤會！我說，我家里小孩。今天下午不知道怎麼的叫您廳里派人牽

擄去了，

朱哦！這個——（反問）你可知道他犯了法麼？

牛他犯了法？嚇嚇，笑話！

朱 笑話？（移開）

牛 那他確是叫廳長接去的？

朱 （轉身，驕恣地）噫！怎麼樣？

牛 嚇嚇！沒什麼！（移近低聲）這兩天外面風聲不大好，我（挨近）我怕他碰到了

朱 碰到我？（退一步）

牛 哈哈！祇要是碰到您這個福星，福星呀！我們就放心了。（一想又苦悶）不過，家里女人不懂事兒，這會還在哭着呢。（進前）嚇嚇！其實這算個什麼？還不是只要跟您說一聲就得了麼？

朱 噫！（突然）你一共有幾個兒子？

牛 我？就這麼一個，哼哼！還是第三個女人給生的。

朱 媽的！你幹麼不多生幾個下來？

牛 啼啼，廳長老愛說笑話。

朱 （沉下臉）誰跟你說笑話？告訴你，你兒子是個游蕩漢。

牛 （怔住半晌沒說話）

朱 你這胡塗王八蛋，帶死活都不知道。

牛 什麼？他是個游擊隊？

朱 你才明白！（移圓）媽就這子。剛才碼頭上的暴動，就有他的份兒。

牛 碼頭的暴動跟我有干係？（移圓）不！我不相信！

朱 叫我進去，辦辦了，你不相信也好。

牛 （追過去）什麼，他叫您槍斃了？

朱 還留着幹麼？

牛 您（頓足痛恨）——您這是幹什麼的！還說我胡塗！

朱 （凶橫地）怎麼的？

牛 哼！我活了一輩子，從大清朝，做官做到現在，我還沒有看見過像你這樣個胡塗的東西。

朱 混賬！爺爺聽報告才抓人的。

牛 誰報告？誰報告？您就不會想想：他是我姓牛的儿子。

朱 叫爺爺進去，就是游擊隊。你媽被巴子，我管你什麼王八小兒子。

牛 （嚴厲地）別這麼出口傷人！你得明白：現在你在這兒做官，可比不得是在關外當強盜的時候——

朱 （大怒過去打他一巴掌，牛跌倒）你個奶奶！敢說你的祖宗——（抽出手槍）是！爺

爺還是個強盜，你敢怎麼樣？

牛（支起身，手摸着被打痛的臉，畏怯地望他手中鎗，一骨碌跪下叩頭）啊！不！

不！（此時衛兵甲又從石階下來，牛不好意思地急起立，後退）

甲報告廳長，那個怪汽車查出來了，是！——是卜公館里來的。

朱什麼？卜公館的汽車帶着這個東西來？（看手中鐵鎗）

甲是！是卜小姐坐來的。她還呆客廳裏候着您呢。

朱（稍稍轉笑）哦，她！（又對牛）你滾不滾？爺爺放過你，可你得小心着！

牛是！是！（連連點頭，就往門上溜）

朱（預備移步，想起鐵鎗又問甲）啊！這是卜小姐帶來的不是？

甲不！衛隊長剛問過卜小姐，她說：不是的，他是空着手來的。

朱不是她？（又詫異）好！你跟我來！（轉身走）

（同時門口掩上一個人影，拍的就是一槍打過來）

（朱麻子三個人，極熟練地散開，馬燈也熄滅了。來人冷不妨脚下是幾級石階，再踏

進一步就翻個筋斗下來，朱麻子三個人開槍沒打中）

朱（急信地）抓住他！

（同時衛兵甲乙就獵狗似的猛撲過去，但，來人剛剛站起，橫掃一腿，乙跌倒，朱麻

手槍上，一錘惡鬥，來人終於被擒。

朱（抓住來人到燈光處，怪叫）哈哈！你到底又回來了。

（趙里平被三人反綁着手，喘氣，臉上被抓破幾塊，滲出血，朱麻子跟衛兵甲乙臉上也是一塊青一塊紫）

朱搜他身上！

（乙進前搜里平身上，還沒靠近，又被一脚踢開去，朱麻子狠毒地朝里平腦門上就是一拳，里平暈倒）

朱把他的手鎗拿來！

乙（俯身看里平）咿！手鎗不見？

甲說不定給扔在地下（指著石階邊，一邊走去）

朱有沒有？

甲（檢到丟落石階邊的里平手鎗，轉回）在這兒。（過來遞鎗與朱）

朱（接鎗，指着里平）王八蛋！你到底又叫爺爺逮住了！（看里平的槍，忽然默住半响，反覆驗看，又拔出自己腰間的槍比較）咿！（望着里平一眼）這不就是我的手鎗？

甲（移近）什麼？（看朱手裏的一口槍）對！這跟廳長的一樣兒。

甲（走近）什麼？（看朱手裏的一對槍）對，這跟廳長的一樣兒。

朱（慢慢地抽起雙槍）噫，噫（低頭想一想）

乙廳長那支手槍，今天下午不是放在卜小姐家裏麼？

甲他個奶奶！這怎麼同？

（三個人同時默住，半晌）

甲（看里平一眼，險惡地對朱）廳長，這小伙子，別是卜小姐給帶進來的吧？

朱（半晌若有所悟，抬首對甲）哦！把那個鐵鍊給我！

（甲轉身往地下拾起鐵鍊）

朱（同時指着里平對乙）給網起來，拖後面去。

（乙向里平踢一脚，揪着拖進大柱後，拿柱上的一根藤繩網起他，結實地給綁在大柱後面）。

甲（遞過鐵鍊）廳長，這個事兒，您得問問卜小姐。

朱問她？哼！（轉身一想又回頭對甲乙）你們叫她下來見我。

甲請她上這來？

朱說我這兒公事忙着，要她到這兒說話。快點兒！

甲乙是！（匆匆退）

（朱一個人留在黑暗中，提著鐵鍊看一眼，得意地點頭）

朱（自語）媽的巴子！怪不得爺爺白等了你十幾天，你就那麼要嫁不嫁的，拿爺爺開胃。（話着拿鐵鑰放在木凳上）哼！等着瞧吧！（恨恨地握緊拳頭兩手叉腰，瞪着門口）有妖精！差點兒沒上你的當。（移開，踱步）

（門外漸漸有人走路聲音，朱應着極力壓住氣）

（鐵門口進來了卜君心，她走下一級石階，瞥一眼這幽暗的地下室，吃驚，停住）
呀！朱先生，您幹麼在這兒辦公？

朱（咽氣）請！這兒一樣的，我辦公事地方。

（君心不自然地笑一笑，鼓勇進來，背後跟着甲和乙）

朱（邁兩步對甲乙）你們出去，把鐵門關上！

（甲乙立刻縮退，開鐵門）

君（同時不安地）朱廳長，您關門幹什麼？

朱（過去挾了她的手）關了門，我們倆好說話。

君（掙扎）不！要是您不打開門，我這就回去了。

朱（瞧她臉上，想一想）哼哼！不關，也不要緊吧！（回頭走兩步，向門外瞥）把門打開

（又轉身移近君心）

繼兵甲乙（門外聲音）睡睡！睡睡！

君（周圍看一遍，有所發明的，轉臉對朱）怎麼？朱廳長，這不像個監牢麼？

朱 嗯！也像個新房。

君 什——麼！

朱 沒什麼！（走近）現在你不是來答應嫁給我的麼？

君 答應您？（搖搖頭移開）不！（又轉臉向他）先我來的時候是這麼想過！可剛進來這

個地方，心又冷了。瞧！（指着窗外）這兒多冷靜呀！

朱（好笑）嚇嚇嚇！（移近）不是想嫁給我，那你還來幹什麼的？

君 我現在？

朱 噫！現在你打算怎麼着？

君（冷冷的一笑）您當我一個下賤的女人，是！我下賤，現在想跟您討一點賞錢。

朱 賞錢？

君 嗯！今天下午六點鐘的時候，我不是跟您做過一件案子麼？您當我一個眼線，現在多少

總要開支我幾個子兒。

朱 哦！你是來要賞錢的！——

君 先應不是答應了？

朱 是！我答應碼頭上逮到人，回頭隨你要什麼。

君 （有點希望似的，瞧住他）真的隨我要什麼？

朱 噫！可剛才我自己想一想，又——

君 怎麼？

朱 我覺得還是先給你預備着，好點兒。

君 您意思要拿金錢酬勞我是不是？

朱 噫！剛才給你預備了半付金鏈子。

君 （莫名其妙，笑）不！鏈子我自個有。

朱 （故意）啊！那您意思要什麼？

君 我？（以爲有機可乘，移近，又覺得不對）不，不是要這個。

朱 （進一步）今晚上你還不能痛快一點兒說麼？

君 噫！（回頭看他一看，又移近）不過我得先問您，您到底當我是什麼樣的女人？

朱 闊小姐！噫！我長了這麼大，還沒伺候過這麼闊的小姐。

君 那麼我還問您：您一向上我家裏，我們沒有好的招扶是不是？

朱 那兒！你們太看得我老粗啦。

君 是！沒好的招扶，可我們也不敢拿這樣的一個地方隨便招待客人的。

朱 怎麼？你說這個房裏不好麼？

君 （嘆服！四外一下）哼！不知道您是什麼意思，要不然，一個女客，受不了這樣侮辱的。

朱 哦！你說話老是這麼兜圈子，是不是說我不應該請你上這兒來？

（君心拿眼睛試探着他，沒說話）

朱 （逼近拉她手）怎麼？我讓兵去請你的時候，不是告訴你說過——

君 （縮手）說什麼？他們還哄着我，說您公事忙，在這兒辦公呢。

朱 是！我本是很忙的，本是呆這兒辦公的。

君 呆這兒辦公？（又看一下四外）

朱 嗯！這里是游擊隊的監牢，可你得知道，我今晚上就忙的是辦游擊隊的案子。

君 （有點諒解）真的？

朱 難道還哄你不成。

君 （痛快地拉過他的手）哦！那是說神經過敏了。

朱 （乘勢攬過她）嚇嚇嚇！這你該明白了吧。

君 （故意抽退一旁）那末，您逮到的游擊隊全關在這里麼？

朱 （點點頭）

（君心點頭，急急地）「好，好，好，我聽你的，我聽你的。」

君（拉住他懷里）可是，您答應給我的呢？

朱（迷戀地）嗯！我答應你的，隨你要！

君（愛嬌地）您把碼以上這個人，全交給我，好不好？

朱（這與前似的放開手）什麼？

君（還在撒嬌）瞧！您這就不肯了！

朱（您要放走那些游擊隊，是？是？）

君（最後的努力）是！

朱（沉下臉）放屁！（張大眼，看着她）

君（色）怎麼？我說錯了麼？

朱（咽下氣，冷笑）哼哼，你一點兒也沒錯，可我不能給這個——我還是給你金鏈子！

（走向木凳，取過鐵鍊，回來）

君（瞧着絕望）啊——（略退）

朱（這你喜歡的！來！戴上！）（伸手牽她，她掙開）

君（胡說！）

朱（要是不愛這個，我還有更好的。）（扔下鐵鍊，轉身入大柱後）

（君心驚疑地望着黑洞洞的後面一眼）

君 天！我還以為她做點什麼呢？（說着急轉身退往石階，剛跨上一級）

（這時門外就有推打的聲音，分明一個人被按倒地上，罵着氣慘叫一聲，就窒死了。

君心胆怯地退回，轉身，這一邊朱麻子手執大皮鞭，押着趙里平從後面走出，君心瞥

見里平影子，驚怪地輕叫一聲，立刻鎮靜地站着。里平望一下君心，垂下頭）

朱 媽的巴子！今晚上給你們團圓，團圓！（說着用力在里平背上一推）這就給你——

（里平被捆得跟木頭似的，跌仆君心面前）哼！你該高興了吧！

君 （看一眼里平）哼！（搖搖頭移開）

朱 你不是要我放了他麼？

君 他？不！我不認識他。（移開）

朱 不認識？好！（俯身提里平，里平起立）

君 （憤恨地橫他一眼）狗西東，殺了我吧！

朱 這就殺了你？（搖頭）你媽的！（切齒地一鞭抽過去）說！你認不認識她？

（君心注意地望着里平，里平不語，朱麻子拿皮鞭猛抽着他）

君 可你還未抽着，他越不肯說了。

朱 嚇！嚇！你又來誘情了麼？

君（移動）哼！我才不替你這個。（又回頭）告訴你：我已經沒錢了，以後別再見面了。（說着轉身去）

朱（喝聲）站住！

君（回頭）難道你還不讓我出去麼？

朱（走過去攔她）就不讓你出去！

君（掙開他的手）要怎麼樣？

朱（生氣地抓她胳膊往里平這面走）來！叫他一聲！

君（掙扎開，恨恨地瞪朱一眼又忍住）我祇當你是個老粗！

朱（哼）要不，還怪我不跟你講禮麼？

君（今晚你到底怎麼樣，老跟我這麼瘋頭呆腦的？）

朱（我瘋頭呆腦？媽拉巴子，我朱巴者打生下來算起，就今天晚上頭腦清楚，（厲聲）好好

的，叫他一聲，（以鞭打星平）叫他的名字！

君（我怎麼知道他的名字！）（蕭閒踱過一邊，還從衣紐上摘下乾枯的紅花）

朱（瞪她看了半晌，點頭，拔鎗）不知道？（走過去以鎗指着她）看見這支鎗，你就

會知道了吧。

君（瞥了鎗一眼）哦！還拿鎗吓唬我，可我不信你就會跟我開鎗。（安閒地拿乾紅花喫

噢～

朱 不跟你鬧鎗？！可這支鎗，跟住我十多年，牠什麼事兒不懂！剛才牠就告訴我：今下午我拿牠交給你，你又送給他，（指里平）這會兒，牠繞個圈子，算是又回到我手里了。（插鎗入腰，偏進一步）說！

君 （冷峻地）說什麼？

朱 （凶暴地）當我面前，叫他的（指里平）名字！

（君心望一望里平，又看朱不答）

朱 （怒吼）說！

君 定要我說？（恨恨地）好，你聽着！（對着里平）他叫朱巴者 日本人的乾兒子，一個關外挺不要臉的強盜。……

朱 （大怒，一皮鞭朝她臉上打過去，喘氣）媽拉巴子！

君 （退過一邊，手摸着臉，切齒地）狗東西！你神氣什麼，日本人當你一條狗！似似似着，叫你在這兒放火殺人——

（朱怒不可遏地拿鞭子向她猛抽，趙里平雙脚一跳，過去攔住）

里 放手！

朱 你這狗！（一鞭抽過去，里平發覺不對，急急對我道：「我是老親好！」）說着拚命地抽打她。

里平在地下滾來滾去)

(君心彷徨無援，一眼瞥見地 鉄鏢，急步去，拾起，使勁地朝朱巴君腦後打下，朱就跟喝醉酒似的，顛連兩三步到地上，里平趁機滾過去，壓過身去)

里 (側臉) 君心！搶他的手鎗！

(君心撲下去，預備拔出朱巴君腰間的鎗，朱巴君醒轉來，猛獸似的翻身，里平下死勁地壓着。朱巴君手摸鎗，君心抱他手不放)

朱 吼叫) 來人！(掙扎)

(門口短短的回答一聲)「來啦」！

里 君心！拼這最後一口氣，宰了他！

(朱巴君一對二的搶着腰間的手鎗)

(這一邊石階上走下一個衛兵，黃制服都還沒有扣好，手里執着，慢條斯理的移近)

朱 快點兒！

衛兵 (搶上前，笑) 哈哈！你們幹的什麼玩意兒？(一手拉開君心，又俯身拔出朱腰間的兩桿鎗)

朱 (注視着衛兵) 別拿我的鎗！抓住那個女人！

(君心向衛兵手裏搶奪手鎗)

衛兵（出奇地對他）不要動！我也不要這個東西的。（說着拿朱的鎗一支支地扔向邊旁）

朱（驚）啊！你是誰！（狂歡似的猛撲起來，單手被壓到一邊）

衛兵（拿鎗對他）我跟着縣長十幾天了，怎麼，還不認識我？

朱（駭愕地站着，不認識對方）你？媽的！你要造反！

（十分意外）啊！老金？（奔過來）

衛（拿帽子往頭後一推）是，小姐！我是車夫。

（朱極敏捷地一閃走）

金（拿鎗對準他）站住！（追上擒着朱回來，又側臉）小姐，請您給趙先生解開來！
這個狗東西，待我來對付。

（君心走去替解繩子）

朱（絕望地）媽拉巴子！你敢怎麼樣？

金東西！這十幾天，沒收拾你！差點倒吃了你的虧。說！去碼頭上的同志，你拿他們藏
住哪兒？

朱你問我？哼！哼！

金（自己點首）我知道：你呆東北當了十多年流氓，十多年強盜：打，你不痛，死，你
過幾十年又這麼大。可今晚上，我要拿你這一輩子殘害中國人的一切刑罪，一件一件

的給你自己試一試，嘗一嘗再送你回老家。

朱 來吧！

金 別着急！先告訴我：那些人，你把他們關在什麼地方？

朱 還關在什麼地方？全叫我拿機關槍掃死了！

金 全死了？（氣喘着等他回答）

朱 噫！一個也不剩。

（金感情不能控制地，拍！拍！連放兩鎗，朱軟仆地上。里平從後趕至。）

里 等一等開鎗！

金 啊！我忘了！（上前踢朱一脚）哦，你這就死了？死了？（悔恨地轉向里平）我實在忍不住，可這太——太便宜了他（移近）趙先生叫逮去的十幾個同志，又全給害了。

里 我早知道！先我進來的時候，就看見他們架着機關鎗，在上面那個院子裏——！

金 怪不得，先我還在他住的房間裏一等，他就不進來。（痛苦地又對朱打）

（里平上前攔住）

里 別再開鎗了！這周圍還有他們的手腳。

金 不要緊！剛我進來的時候，只看見那門口（指鐵門口）站着一個他的護兵。

看 噫！先我聽見門口有人打架——

金 那是我打背後，把那狗東西（做手勢）擊死的。

里 唉，你沒留心，他還有一個——還有一個狗跟住他的。

君 是，他有兩個護兵的。

金 我不見！一個臉上流着血，早往前面去了。

里 金大哥！殺了這個狗東西，不靠個什麼！我得想辦法出去！

金 是！你們倆（指旁邊）拿着他的手鎗，這兒等一等，我去找一位出陪，再進來告訴你們。

里 我們就從進來的地方出去吧！

君 不！（向金）你能拿汽車停在這後門口，是不是

金 是！

君 這叫他們發現了，還爲着你車上放的那個（指地上）東西，帶我的一點祕密也給看破了。

金 那你們等着！我就出去，要是過了二十分鐘還不能回來的話，你們就拿槍衝出去吧。

里 那待我出去！

金 不！（搶着就跳向石階上去）

（里平轉身去拾起手鎗，預備跟出去）

君 （在後面喊住他）里平！別斗我一個人呆在這兒！

（里平又回頭）

君 跟我走！（移近他）

里 （轉身過來）不！人多目標大。

君 那你陪我在這兒等着，好不好？

里 （點首，回來感激地拉他的手）君心！剛才你——我們帶累了，你不怪我們吧？

君 （緊緊地握他的手）不！剛才我做了這一生沒做過的事。

里 你一定受駭了！

君 沒什麼！我先帶着一點驚奇，現在是興奮。

里 今晚上，你給我一個不能磨滅的印象。

君 好的？這是壞的？

里 （雙手拉着她）我覺得你莊嚴，又美麗。

君 （高興地更接近）里平！你們偉大的行動，真像個換時代的暴風，雖然，我還不能跟

上你，我興奮，可是也擔心！

里 爲什麼？

君 （投進他懷里抱他肩）不知道爲什麼！我祇覺得你有危險，我衷心裏害怕。（稍離開）里平！在這一刻鐘，算是風平浪靜的時候，你——你考慮到我們的前途麼？

這一刻鐘？

是！現在這是最後的一次。你也失敗了，你是不是也有點灰心了麼？

星 灰心？不！不！長河的風浪，鍛鍊得我變做一個老水手。我要在不停歇的風暴里，跟日本帝國主義拚到底。我活著一天，要幹一天這工作。

君 （失望）哦！失敗決不能叫你灰心的？

里 （肯定的）決不能！（發見她衣紐上的乾紅花）啊！鄭劍英給你的紅心草！（悲哀地抱著雙手按着自己的胸前）君心！紅心草已經枯了！（哽咽低頭）

君 牠！她也死了？

里 先我躲在（指小窗口）外面的時候，彷彿聽見她說「我現在快要睡到地上了！好兄弟！別讓鬼子們拿髒的腳，踩上我躺著的地方」——

（君心感動地咽淚）

里 過一會，我就聽見她叫人拖着走，她——她年輕得可憐，我聽見她掙扎着的聲音，就忘其所以地，繞着牆腳下，跟到狗子們架着機關鎗的刑場（更加淒涼的語調）君心！那裏面一個個跟我們熟識的臉孔，一個個純潔的青年，已經被打得只剩下一點兒氣息，綁在機關鎗面前跪着——她——鄭劍英，最後還叫一聲「全中國的弟兄們，別忘了這個仇——這個恨！」可是這可愛的聲音，也只有那麼短，一下就給機關鎗擾亂，

聽不見了。她像凍枯了的紅心草，躺在同志們流下的一灘血上面……

（君心忽然跪下去，抱住里平）

君（悽愴地）你說——你說——一個個熟識的臉，一個個純真的青年，都——都那麼倒下去了麼？

里（扶住她，互視着沉默半晌）他們承未了的責任，交給我們。（彼此又悲壯地垂頭沉默着）

君（神志病似的突然起立，抬首）天！我到底做了什麼？（雙手按自己胸前，低首）我——（移開去）

（里平靜着含淚的眼注視她，她低頭想一會兒，十分心驚似地瞥里平一眼，移近他）里平！今晚上，你知道我幹麼上這兒來的？

里（點首）你想搭救我們同志。

君搭救他們？（轉身向天）是！我應該救救他們！應多拿我性命救他們？可是，（垂下頭）可是，已經晚了！命運是這樣的不如意，（轉向里平）里平！你不會笑我吧！我來的時候，還打算拿我自己跟惡鬼交換，換回你們同志——

里（極端受感動地上前跪下，捧住她的手）君心！你這樣的行為，叫全中國的人都爲着你受感動，爲我們同志，你願意自己犧牲，你——（直瞧着她，說不出讚美的話）

（意外地，君心壓住他，法退）

君 你起來！起來，是平！我不值得受讚美！（瞧他一眼）哦（取上衣紐上紅花）你讚美是這一朵紅花。這鄭劍英的紅心草麼？（拿花向前）是！這純潔的熱情，偉大的犧牲，這，應該受尊敬的！（拉起他，自己看花把牠插在里平衣上）可是，我對牠，我所發覺是永遠不能受饒恕的——（雙手掩臉）

里 （上前抓她手）你怎麼了？

君 我賣了你們！是我害死她！

里 （震驚地縮手）什麼？

君 （勇敢地自白）碼頭上的消息，是我告訴給鬼子們，是我造成你們的這一次慘敗！

里 你——告——的？

君 爲着我對你個人的關係，爲着我要克服你的念頭，今天下午你說到怎樣才能叫你灰心的時候，我就決心陷害你們了。我拿你們碼頭的行動，偷偷地告給他們，可是，可是，我的自私自利，又要又咬住了我的心——雖然我盡實現你說的一再一次的失敗——，可我不能叫你灰心這工作，叫你們回北方——

里 哦！偶然的，一句「灰心」，都做了抗戰工作的弱點（氣憤地抓她手）君心！（瞪住她搖）我不敢想：到底還是你出賣了我們——出賣了我們！

君（雙膝跪下）里平！拿出你的鎗！我不懊悔，我應該受的懲罰！（閉着眼睛，留下眼淚）

里（拔出手鎗，指着她）我們倆先是仇敵，最後還做了我們敵人！君心！即奴隸的教育養壞了你！你不知道有國家，不認識你民族，你以為可犧牲國家的利益爲你個人圖享樂；可你知道，你離開了能寬容你的祖國，還會有人當你是個獨立自由人格的子弟麼？哼？讓奴隸的生活，慢慢的磨折你吧，（插鎗入腰間）用不着我來懲罰！（咽氣）雖然，我紀念你待我的好處，可我們要等到，今天殉難的同志，從地下再站起來的時候，我們才能夠再見面！（說着就掉首不顧地走去）

（君心先跪着，漸漸俯首，把臉埋在空中，坐到腳跟）

（里平剛走到石階邊，上面又下來一個人）

里金（問）你找到了出路沒有？

金（指一條安全的路）

里（怎麼能？）

金（前後繞，可以出去的地方，全有狗子們把守着，要不流血，怕就難！）

里（我們拼着吧？）

金（問里平）卜小姐呢？

里 讓她去！

金 怎麼？

里 她賣了我們。

莞 怎麼？

里 我們走罷！（拖扯着金，下）

（二人執鎗，衝進黑暗中，台上燈光漸滅。四外全黑，祇看見跪坐着的君心，大理石人像似的埋首手中。燈光繼續從她身，消殘下去，室中一片黑，四外颺起歌聲。）

——幕徐徐落——

版 權 所 有					
紅	著 者	校 對 者	印 行 者	經 售 處	民 國 三 十 一 年 九 月 初 版
心	王 夢 鷗	邵 岩 元	獨 立 出 版 社	各 大 書 局	
草			重慶香國寺上首		
實 價 三 元 五 角					